國朝名臣錄

後 上

竹二十上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

國朝名臣言行錄後集卷之十三

洪瑞鳳 文靖公

字輝世號鶴谷南陽人隆慶壬申生萬曆庚寅司馬甲午登第戊申重試賜暇湖堂歷吏曹佐郎江原監司大司諫吏曹叅議大司成副提學吏曹叅判大司憲兵曹判典文衡策靖 社寧社二勳封益寧府院君丙子拜相至領議政乙酉卒年七十四

公之在娠有卜者韓億齡占之得彩鳳飛雲之兆賀曰来月必得濟世奇男及彌月不解又占之曰天降貴人必擇吉辰翌日亥時最吉及期公果生爲公之錫名盖取

其占辭云

公生而頴異三歲承旨公指館公匍匐於承旨公平日坐卧處遍尋之家人指木主曰此乃而爺也自是公見神主輒號哭見者嗟異之六歲就學外師自知屬文徃〻有驚人語李文益城君聖民試呼猫字使之作句公應聲曰猫鳴驚千鼠益城大奇之曰此兒非徒能文章小人必畏之矣一日與隣兒同詣師家逢猘犬噬衣盡破公從容還家易衣而徃受業如常師已聞知問曰犬咬汝乎對曰衣破而身無傷也汝何自若而不言也對曰衣破非關於受業是以不達也聞者咸歎異其器度

乙酉春讀書於江上松江鄭公澈歸湖南路過公所問姓名曰若乃故人兒也盡以一言贐我公郞席製詩十五韻意皆箴諷松江大加稱賞戊子委禽於獨石黃公之門獨石乃芝川公之澈子也芝川見公著述歎曰年雖少有異才我不如也

壬辰倭寇至公奉柳夫人避于關東先是公知亂將作與親知經營避地計時方昇平人多笑之及是倉卒無不顚頓者長溪公父子陪兩 王子向北關遇公於鐵原給馬要與同北入公辭

詗焉及長溪公遭亂於北路一行無得免者衆皆服其

先見

己酉拜江原道觀察使公在星州治頗尚嚴及莅東閱見民事凋殘未嘗輙事擾楚每行部時屛去導從跨馬垂鞭而過遇之者不知其爲方伯也嚴明黜陟蠲減賦役一方之內恵化大行解歸之後吏民月送節産終公世不止許筠之亂傳聞公將避地於東備馬聚粮掃廬舍以待於境其遺愛如此

庚戌以聖節使赴燕京還至長墻上遇達州夷入貢者先是夷人遇我使行輙肆刼掠故一行皆駭散至是夷人駐馬呼譯只問燕中蔘價而去行中皆來賀公愀然歎

曰東虜掠劫乃其素性令者鈐束如此可見其法令之
能行此天下之憂也甬輩乃以得免劫掠爲幸耶
壬子光海引見平安兵使李守一公以承旨適入侍陳達
夷可憂狀仍言中朝城制甚悉光海謂守一曰承旨所
見是矣備禦之策卿其盡心城池規畫亦宜一如承旨
之言守一赴任改築邊城而盖亦倣公所言云
夏誣獄起獨石黃公羅禍公上疏乞免光海特罷之自是
絶意世事杜門屛居惟以詩酒自娛公之外黨群從方
乘時用事列於權要每勸随世低昂以利吾門之公咎
曰欲令我爲白首賊耶聞者縮頸嘗過相知家飲酒朴

鼎吉適來公聞其來卽陽醉倒睡鼎吉素慕公名爲之
嗅醒公惡之起吐於其面鼎吉艴怒而去公引滿哦詩
不以屑意爾瞻諂輩欲盡芟一時名流投書西宮公與
北渚金公瑬清陰金公尙憲之名皆在其書中人莫不
危懍而顧公無纍可摘卒不能加害焉
時彝倫日斁昏亂日甚 先朝舊臣皆迸散在外公日夜
憂憤嘗以一絕寄象村申公欽有夢唱空風波之句意
有在而申公不答公與北渚金公素相善至是遂與密
謀匡濟因申公景禛具公宏諸人聞 仁祖大王有君
人之度乃定推戴之議糾合義旅大會於弘濟院奉

仁廟正位寔天啓癸亥三月十三日也

甲子正月李适反臨津守兵潰 上蒼卒南幸命公扈衛

慈殿仍以標信二度付之曰臨急以此便宜從事公

受命而出馳至崇禮門夜已深矣守門將士皆散去

城門閉大駕且至阻不得出人馬駢闐公令從人持大

石至欲撞門鎖有一宰臣止之曰人臣何敢撞國門乎

鑰匙在兵曹可急取來也公回指大內火光曰都民已

亂宮闕被燒兵曹可得至乎事急如此而欲膠守常規

乎事定之後撞破城門之罪吾自當之遂促令破鎖門

旣開軍馬如水決而出公先至漢江民皆逃散持船者

皆中江下碇呼之不應有武人禹尚中者從公行公素
知其多力善水使往取其舡尚中郎游至中流拏舷入
擊仆舡人舡中皆慴伏遂喝令刺舡得五六艘以來乃
得利涉時夜尚未晨燈火明滅將士與從官相紛拏將
欲潰散公謂大將申景禛曰至尊尚未登舟而擾亂如
此賊若猝逼則不可爲也公宜収軍陣於高阜建旗鼓
明燈燭賊雖來見我有備必不敢輕犯矣申公乃娖隊
整伍結陣於左右山上懸燈擊柝衆心始定是日微公
事幾殆時　慈駕尚未至江上人情憂遑公慨然謂從
者曰　慈駕不至乃我之罪吾當先投江水以謝不忠

之罪終乃至誠導亀以達 行在及賊平返 蹕以勞
加嘉義階
戊辰正月柳孝立等謀逆分遣其黨變服載兵器入城刻
日犯闕許穡聞其謀前一日走報於公公急通于 廟
堂設機擒捕諸賊皆伏誅策勲二等 并東溪朴泰淳撰行狀
時國家連有事變軍需罄竭諸衙門各自興販射利多擾
民公追白自古軍興之時需用無極故必先理財此雖
不可廢然民窮財盡貿販多門民不能堪宜停罷以紓
民力其言剴切識者韙之
拜吏曹判書時 上欲追崇 章陵廷臣交争之延平李

公貴素主追崇之議而傳會者見斥於政注迨乎以此
忤銓地遂於 上前斥公曰當此之時洪碁豈可爲銓
長仍醜言詆公至娛擧注擬事大臣陳其非實 上燭
其事狀曰公辭疏累下溫吉公連章力辭而疏中有朴
彭年忠臣之語 上怒命推考曰此遞職
乙亥拜禮判兼大提學是歲變異疊見朝野以爲憂公於
講筵極論曰古云元日
最可憂今年正月以後絕無開朗之時日月告凶示警
非常 社稷省牲時祭牛逸出遍傷祭官此亦古所罕
聞傳曰不見其形顧察其影變陰沴爲休祥只在 聖

上一念且廓開言路乃當今急務近来言者固多狂妄然不許利害唯慷一端憂愛何至深罪請並宥還不納時因爭論 廟議被譴逐者久未蒙放故公言如此其

七月京城大風折拔 大廟垣中木七十餘章公又進言風動物也多係兵象其應尤速宋劉錡爲將遇暴風曰此乃虜至之象整軍以待得大捷辛卯京都有風變延恩門鐵鎖中断其明年倭寇大至今虜釁方生風災甚於辛卯不可無先事之戒縷縷不已（并明谷崔錫鼎撰神道碑）

丙子拜右議政司諫趙絅上章誣公以受人賂馬其說無根 上聞之令政院詰問其言誰所受絅不肯首曰亂

擧他事詆公益甚皆据撫無其實 上愈疑之欲下絅吏詢于諸大臣北渚金公及仙源金公尚容以謂臺諫雖重不過與宰相等耳今絅所陳大臣事非細故不可不究覈處之於是 上遂下吏問之時公出江上陳章待罪問絅就獄上疏言絅之不爲的指言根亦守自己體面國家二百年待臺諫之道緣臣撩了後雖有可言之事言官以言爲戒緘口而已則非國家之福也言者亦多以拿問臺官爲未安事得已盖絅之爲銓郞公有所不覊者及其薦中書公又顯言斥之絅聞而啣之乃誣公如此淸陰金公時爲吏判上疏陳卞仍極言人心

世道之不可為遂棄官歸田

冬十二月清兵大至公扈　駕入南漢山城翌日有彩

蹕江都之議　上命公留守本城　大駕已出而不果

行既而長圍合　上命公往虜陣議和公聞　命即出

親朋送之者皆潸泫公則怡然不變自此清人數至城

下求見城中人　上輒命公出應之公隨事爭卞清人

無以紿前後往返凡十二氷雪塞路山坂峻滑公徒步

上下足指皆凍觀者無不愍然

庚辰冬清人悲我國潛通上國責致首相吏判都承旨於

瀋上先數日日官言台星西流台位當有行役而已公

果西行旣至拘留數月窘辱備至公無所撓屈清將歎服乃慇懃告别而去
乙酉昭顯世子新喪元孫冲弱　儲位久虛　上以孝宗大王有聖德欲冊立爲　世子詢于羣臣首相北渚金公旣知　上意所在對無異公進曰　聖意以　宗社爲重有此非常之問而納㓗之後世守宗統是乃經常之道小臣不知所達於是沈公悅李公德洞皆言公言是判府事李公敬輿曰左相之言萬世之經常也　上竟從首相議
公状貌不踰中人而英彩動人資性簡重而識量深遠見

之者輒知其爲大人國器也燕居必整冠端坐未嘗設
惰容至老猶然待人言笑樂易和氣藹如也誠孝出天
侍柳夫人承事無違于𡕒年垂七十矣哀毁踰制三年
之内饋奠必親哭泣必氣盡後已人有愍其老勸以自
抑者公曰吾三歲失怙未行喪制至痛在心今慈母見
背豈忍以年老而不自盡乎
少簡亢見人有涉於非義者若將浼焉在朝或遭横逆則
初不芥滯於胸中延陽府院君李公時白兄弟以延平
之故頗有自阻意公待之坦然每稱延陽公忠厚有才
薦爲守禦使其後兩公皆有憂疑事人多慮其禍將不

振公極意救解事竟得已洪都憲茂績嘗以事侵公公則夷然戒子弟曰臺諫之言雖過當不宜細較爾輩愼勿置懷也洪公語人曰此爺度量人不可及也

公位既崇高而衣服不用華美柳夫人嘗謂曰汝年位已高雖服錦段非不褻也對曰不肖早失所怙得以成立亦已幸矣素無才德濫躋至此每思之惕然不敢以錦段近身也

文章奇健深奧尤長於詩出韓入杜自成一家李東岳詩名振一世見公詩輒彈指曰骨子骨子嘗有芝川簡易公能鼎立之語蓋心服也 并行狀

申景禛 忠翼公

字君受平山人砬之子萬曆乙亥生 宣祖三十三年庚子登科 仁廟癸亥反正策靖社功一等封平城府院君歷訓將兵判丁丑拜相至領議政癸未卒年六十九配享 仁祖廟庭

幼有氣度與羣兒遊戲必魁然為其首見者奇之顧不善學書仲父監役公見輒憂之平陽公笑曰兒從當遠到勿憂也丁平陽公憂比除朝廷録用諸死事孤拜公宣傳官丁酉倭再猘上疏請復父之讐仍從平安兵使李慶濬軍中數著首虜功嘗有流丸穿戰袍而堆不傷體

人甚異之（玄石朴世采撰行狀）

朴承宗爲兵判知公有才授南道虞候盖以階閫帥而公一不問承宗銜之戊申光海昏亂禍隙骨肉公無仕宦意病免家居是時鰲城李相國恒福以體察開府要見公因往來其門相國器之薦授慶源府使軍政修擧爲六鎭最官滿而還居無何出爲碧潼郡守亦鰲城薦之也知公賢勞而難其人故授公云（白軒李景奭撰諡狀）

癸丑以後公見時事常悒悒不樂屛居伊川田舍戊午爾瞻脅百僚造庭請廢 大妃暨幽別宫守備甚密危辱萬狀民間傳言 大妃已曰儺禮不諱公聞之痛恨金

公壐平陽公從事之子也公素與結義同仇其游甚謹至是從容佯請學史至伊尹放太甲廢書歎曰史不可學何乃以臣放君也金公答曰太甲顚覆湯之典刑桐宮之事不亦宜乎公曰今時則何如曰未知所與也公因涕泣曰天下安有無母之國我不忍見　李氏宗社終歸於莽卓之手也金公曰此吾志也況吾二父同死於難吾二人固當同死於　社稷第未知所屬耳公曰綾陽君　宣祖之親孫聰明神武殆天意也計遂決

壬戌見延平李公以語昇平者語之李公聞即相許亦如

昇平時奸臣嗾兇徒相繼上變獄甚急公思欲晦跡會延平出宰平山求與偕延平請以公為山城別將公又與延平約曰吾若即往人必疑之催督然後行可矣延延平如其言報元帥趣之者再三承宗未知其意而嘖前事搆以大罪謂將有跋扈之患請置重律先海寢其啓不下然乃黜之為曉星嶺別將公即日就道過辭昇平曰吾雖出有兩帥景裕景禋在可屬大事公行到平山李公時昉自京來事機多有可憂公贈以所愛駿馬而別曰願君努力毋以我去而少沮

癸亥三月 仁祖反正 宗社復安即拜工曹參議時朝

迕草創人心危懼衆議以爲非公無可領訓局兵者起
拜兵曹叅判仍兼訓鍊扈衛捕盜三大將冬論功行賞
有論公在西功少當居次等崔公鳴吉進曰臣謂無此
人則無此擧衆始服行狀
丙子冬清兵猝入 上將幸江都而先鋒已迫沙峴事甚
急駐駕于南大門樓進從臣問計羣臣請行南漢且請
分訓鍊之軍軍西郊以遏賊衝 上乃幸南漢即召公
入衛守東城軍中整肅日出兵與戰多所殺獲忽有大
砲來觸壇上大將旗折人皆驚動公毅然以鎭之敵兵
乘夜先犯西城頃之又犯東城擊却之又以大炮攻城

城堞頹碎輒聚土增築而禦之大炮不能衝相望處有丘敵又據以俯城公選砲手放之一放而中其將倒落於下我軍皆賈勇爭放敵不敢迫 諡狀

時新屈於虜不敢與 中朝相聞公以爲甬来事故實天地之大變不可不盡自通報乃與崔公鳴吉密議會平安兵使林慶業捕得諜僧獨步蓋以我人目亂往依洪承疇幕下者也公又與崔公開陳得 旨具咨回送于軍門諸帥答書有貴國一段苦心神人共鑑之語厥後公獨當往復非止一再而語秘不傳云 行狀

公雄毅沉黙事大夫人務悅其心財無私畜必稟而用之

兄弟相友愛衣食鞍馬與共之自以勳戚之臣位致隆
顯常自戒謹益職惟恪 上嘗幸舊宮招見私親進謁
者惟恐或後公獨不肯曰人臣敢私謁乎愚伏鄭公經
世聞而歎曰見識非他人所可及也 謚狀
中興之初進言者多務更張而或鮮實用公白 上曰遵
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聞者韙之及登廟堂以為
大臣之職當持大體唯以進賢才正紀綱為己任每於
上前羣臣爭論軍國大事是非相奪人不知所從而公
乃一言以斷之後雖深思熟講終不能易也至如咨啓
文字公見之輒曰其可刪其可增其所措意靡不精當

諸公常歎曰申公豈學而能此其天性豁然誠異於常
人也 上以公爲懿親元功倚任持重或賜手札訪問
要務公精心仰對條理纖悉亦不使家人知之
公居家規制嚴整內外斬斬男僕無故不入中門子孫不
敢以褻服見閨庭之內肅然若公朝 并行狀

李曙

字寅叔萬曆庚辰生　宣祖三十六年癸亥登武科

癸亥以長湍府使奉　仁祖反正策靖社功臣一等

封完豐府院君歷京畿監司摠戎使戶兵判判義禁

丁丑卒年五十八配享　仁祖廟庭

守谷山郡一日公閱郡中戎器知其不可用乃喟然興歎

圖所以新之於是令一郡曰民若為我役于禁川山下

二日者免一歲征民皆樂趍之爭斧其大木而浮下之

賣于黃鳳之間得綿布贏優一以充民賦一以償匠手

價於是弓人弓矢人矢無何而弦其弓者十百鏃其矢

者以萬數粟米之儲偫者且千斛事聞于朝陞嘉善階

時中朝有遼瀋之役徵我兵廷議難之公慨然奮曰義何

忍此即拜疏陳其意不報再陳疏又不報人皆嘖嘖曰

誠義士也又何文之能也所至無不目而竊賛之

戊午春賊臣擅朝慫慂譸張謀廢　母后驅百僚爲之庭

請公有大夫人春秋高公白大夫人曰　國母而將府

參不參死生判焉而義不忍參顧老親在堂奈何大夫

人曰爾知能如此則無以我也吾不恨矣公竟不與焉

當是時在廷搢紳小大凜凜雖平日號以名節自礪者

惟恐其陷於不測相率而趍其時特立不顧終不之參

者在文士僅數人武并則惟恐一人也於是臺論緊發
請置諸重典公屛跡江外以俟命而已丁大夫人憂轉
入于恭安海曲之僻絕處若遺世者然
自戊午以後有大詐相友善知平城申公與之相對則輒
爲之嘘唏悲咤會有薦者得拜長湍府使公乃徃莅將
以有爲也先是公曰平城得聞 先王龍潛時玄德甚
悉遂決意協贊誓與共戴以興復王室爲己任癸亥三
月率一府之軍會昇平金公瑬延平李公貴申公景禛
崔公鳴吉具公宏等於弘濟院而入誅亂反正 宗社
再安天與人歸正當千載之會而大勳之集公力居多

拜户曹判書地部素稱劇地而更化之初事務益殷文簿
雲委公能部析辨餘傍察隐漏吏不敢肆其姦務在節
用裕財將以均賦蠲役而顧其措處無漸牟利之徒投
隙胥動得以為言公遂力辭而遍然完平李公以元老
入為首相亟稱公詳明有才識輒招公與之議
甲子賊适之叛也公以京畿觀察使兼副元帥命使進擊
即日就道賊由間道来朝廷輒改令公便路馳到松
都跋涉東西數百里地師饑且寒又值夜深賊猝至公
即乘險以固之賊不犯而過攻者罪其不戰盖公則料
之審也 上特原之只令白衣閒住數月而復其官

大臣達言京城所恃者惟畿輔兵而不錬不精難以得力
事極寒心宜擇負重望知兵事者以屬之使之教錬之
於是公兼摠戎使公申嚴部勒遴置將領以春秋冬習
於其鄉時遣從事官試閱而賞罰之又設屯田以備軍
餉兵不奪農粮不責民識人初苦之而及其成也又稱
其利焉
公達白南漢形勝之地在麗濟百戰之時百濟王建都於
此俯壓賊境而賊不敢窺請城此以爲京都之蔽命
右賛成李貴等往視之以爲可命公董其役公日夜籌
營鳩集緇徒以等之令別將等分督之歲纔周役告訖

而民不病焉

大司馬缺　上特令愼簡時公病不能逹者三年矣大臣以後曙雖武臣且病矣然非曙無可者遂以公擬公辭不獲武臣之爲本兵長自公始也

丙子冬淸兵長驅數日而薄京城　上幸南漢公以御營兵單北門數出兵有所殺獲公方病甚而風雪中扶夾登陴往來警守如無疾人人皆憂之或有言之者則曰此何時也而敢顧時乎體察使與公方議出兵時大風公跲床忽倒于地擔歸城中舍過五六日而病益危臨絶謂其壻蔡君裕後曰吾無所恨而不能瞑目者會稽

之恥也景頤與公有族誼其病卧也時往見之語音僅可辨而諄諄者大抵皆憂國意也

公白而長身有雅致事親孝追遠之誠根於天性公宰長連時景頤先伯兄孝敏公嘗為海西都事見其養大夫人之色愉如也歸而語家人曰某也才而孝可大用常追慕先親語輒悽然泣下祀事必盡其蠲潔每歎曰吾何敢至此此先德也凡受賜及其所得物輒分諸親舊家無餘遺親黨之貧不能婚者為之資送門中人皆仰賴焉

公好讀書公餘輒對書卷時時作近體詩以寓懷而不以

示人及貴絕不復為然疏章之作辭意明切疏到銀臺諸承旨相與傳觀而歎羨之

初公城南漢人不以為急亦多誚公危急則皆曰若無此城何所依歸始入城也人之見之者喜其城之險而恨兕械之未備既校庫中凡所以推鋒火攻之具靡不畢備人皆服公知慮之遠也於是咸一口言曰國幾絕而復續者公之功也配溫祚王而受享者非公而誰遂作廟南漢以公配享于溫祚王因公論也并李白軒景奭撰謚狀

李适之亂李判書時發以副體察使受命出禦駐平山李完豐曙以京畿監司領兵繼出李判書每得賊報輒傳

令于曙使應之一日而至三四報語不同傳令亦隨而變曙以靖杜元勳權寵方盛余曰觀今日事勢以一紙傳令不能制完豊使之臨機制變而姑止輒出傳令如何李判書不從适既平完豊及李适平俱以失律被罪完豊悉藏其傳令示人曰號令如此數變奔走東西且不暇安得與賊選而決戰此果我罪乎（涪溪記聞）

余拜管粮使倉庫中見粮米及雜穀只有一萬六十十餘石此不過萬餘石一月之食矣李曙曾為南漢守禦使多積軍粮病遞之後廣州牧使韓明勗以運入山城為民弊作甲士倉于江邉粮餉盡置於此倉或分置於古

邑倉至是盡爲賊所據城中所儲乃是李曙前日之所

置而莚醬紙地木綿兵器及他所用雜物亦皆曙之所

備倉卒入城賴以爲用者皆曙之力也 羅萬甲丙子錄

具仁垕 忠武公

字仲載號柳浦宬之子萬曆戊寅生 宣廟癸卯登
武科 仁廟反正策靖社勳封綾州府院君又策寧
國勳歷統制使兩局大將兵曹判書 孝廟癸巳拜
相至左議政戊戌卒年八十一

少時執贄挾冊事文元公金先生雖屈首受書習尚蔚有
覂駕意先生嘗期以遠到投筆取科時有貴將鎮北者
啓請自佐 上許之仍賜弓矢刀甲藥物又 命馳傳
以往異數也

宣廟大漸封兵書數十卷 御題曰以與具具公時自北

還中道聞國衰星夜馳歸哭受賜書

光海政亂奸兇秉權謀廢 母后廣收廷議公之獻議有譏諷之意人皆為公危之公不以為意常扼腕流涕潸謀往復遂與叔父綾城公及申公景禛李公曙意合舉議以為不可無負重望文將誰可與共大事者公曰曾於鰲城門下慣知金公瑬之為人可屬大事吾當往探其意即往金公所語及時事因指園林曰此地清幽可就賞即携往密語其計自是日夜往來相與謀畫時賊鎬密謀金墉之禍公謂青興李公曰必先除此賊可諧大事與李公乘夜往刺適鎬不在計不售遂撫劒而歸

辛酉除珍島郡守至則搆一亭扁以倚釰以見志壬戌托
事上京遂與諸公約日而歸癸亥三月束裝西赴行到
全州則　仁祖大王已正位宸極盖其時事機危急進
定師期故公未及焉　上曰首達大策者其惟也功宜
第一以三等段錄第二
丙子冬賊鋒猝薄京城　大駕入南漢公時爲水原府使
獨領三千卒横衝賊陣入覲城中賊爲之分兵左右開
中道不敢肥時甚倉卒軍無一人後者及體府符分守
城公自請守南門盖南門地勢平易最難守也聞者嗟
異虜人百計攻城凡四十日公之所守則終不敢犯後

虜將見我人必問曰當日南門之將誰也今作何官盖
畏服之深也
時廷議有以爲被圍日久勢必難支不可不出萬死潰圍
而出　上問計於公對曰設令得出免出之後必有難
言者矣莫如堅守待援之爲愈也　上從之事遂寢
公以統制使遆還　上問諸節中有可用者否公以加德
僉使崔震立對　上雅信公卽拜震立工曹參判後震
立果殉節以死
公爲刑曹判書推明法理獄訟無滯一斷於法門不通私
謁　上臨遣特加奬諭

沈器遠潛圖不軌畏公最甚日致款問公固已趧之甲申

三月其徒欲曰公上變夜告公以事急公馳往 闕下

吹角勒兵部分將校譏捕賊黨器遠猶率死黨詣 闕

有欲逞之狀公亟叱手下士縛十餘人器遠遂歛手就

鞫 上賜對曰微卿社稷危矣公叩頭曰當夜事急未

及啓稟經先聚兵臣罪罔赦 上曰事有經權卿何爲

此言公因進達曰脅從同治古有明訓請止誅魁 上

善之諸賊爰辭皆以爲賊魁所憚唯其某故擧事之日

將別遣壯士四十先擊之云獄成賜元勳

公以經亂以後武科只取弓馬故曉達兵家者反不與焉

心常病之及判本兵八對達白稍變舊規兼以講書取
人自此頗得韜衿之士矣
昭顯世子薨其子幼　上欲以　孝宗大王爲儲貳特召
公議之且使諭旨于外公與諸臣協贊之大議遂定
丙戌有姜獄之變公以扈衛大將承　命入直時議政李
公敬輿諫臣洪茂績沈㦤力下姜獄晻昧以爲不可誅
上震怒欲先加鞫問公入侍便殿極力伸救曰李敬
輿等所言雖或過中寧有一毫他意　聖意稍解
癸巳黃海監司金弘郁應旨陳疏訟姜獄之冤　上以語
犯先祖怒甚設鞫　上下教曰敢救者律以護逆公以

原任大臣引疾在家聞之輿疾入侍面爭甚力 上曰卿引疾不出今乃為弘郁來耶對曰臣非敢私救弘郁只恐言者見殺以累聖德 上特命罷公弘郁竟死於杖下公即出江郊太學多士陳疏在 闕門外者數百人咸攀輿不忍去曰賢哉相國士心益附都民之陪從車後者千百人為之罷市

公與朋友交死生以之舊要尹堉先海時辭連誣獄被逮親知莫敢省顧公獨就獄與握手痛哭見者代怖

公平生寡言笑少許可推愛才好善猶恐不及自以勳戚每思謙抑及秉樞勻 上雖勸起甚力公亦力辭必乃

已

公世業有素封之稱而處家如客未嘗經紀亦不問其有無賑窮救急如不足館置而衣食者常數十人

戊戌公疾漸革謂子弟曰吾年愈八十位極人臣死無所憾只恨國耻未雪耳

公掌兵三十餘年恩威兼施咸得其心及公之卒門生部曲吏胥軍卒執紼哭送者填咽街巷 并行狀

張晲 忠定公

字好古仁同人嘉靖丙寅生萬曆己丑中生進兩試

辛丑登第選八史局歷兩司春坊承旨大諫三南西

北五道觀察使兵判都元帥策振武功臣封玉城府

院君官至贊成己巳卒年六十四

産時議政夢斗星下照趙夫人寢昕覺而候之公已誕矣

九歲遘瘟疾氣絶家人夢一丈夫扶公旁有老叟止之

曰此貴人當立大功於世已而公甦既長聰明俊偉詞

華夙成

戊戌爲鳳山郡守時倭寇在境天兵南討一路厨傳大窘

守令至見播曳多避匿村僻而公不離郡舍需接無匱
天將皆遜謝而去闔境晏謐　上聞而嘉之進秩通政
丁未出觀察咸鏡道秩滿　留一年比還適西閫缺朝廷
不欲獨勞公白沙李相公特重其任使人探公公欣然
請行遂爲平安兵馬節度使至則改定軍制置別隊牙
兵其所設施皆可久遠遵守閭延四邑中廢百年奴夷
侵占其界公以爲　祖宗疆土棄與外夷不何聞此邊
臣責也使人徇之且給公牒曰卽有他虞以此示之去
果遇虜縛以歸乃出牒示其酋酋曰此官人不可殺閭
延本朝鮮地我人居之非也卽撤去 井李澤堂植撰墓誌

己未深何敗報至以公爲體察副使出鎭關西公聞命卽行單車馳至邊上時國兵新破軍情大恐謂賊朝夕且至莫有固志公遂召散亡從容鎭定以昌城爲受賊之地移設節度行營添兵守之水陸偹運以給其事邊情稍安 并崔遲川鳴吉撰行狀

辛酉拜兵曹判書時倖門成市而公稍以公道把持由此權豪側目公知不可有爲乞暇沐浴平山椒井盡室而行仍上萬言疏議切時政光海見之大怒卽謝病歸通津農舍 墓誌

癸亥反正卽以公爲八道都元帥出鎭關西 上親推轂

西郊公卿百僚咸侍儀衛甚盛長安士女雜遝縱觀將
行 上手尚方釰以授之寵曠代異數也
公開府平壤而副帥适鎭亭邊軍皆屬焉适新恭靖社勳
意望甚高居外怏怏陰懷異圖自以負才握兵視朝廷
亾如顧所憚者獨公一人而公時病甚适一日馳來省
公遍摩肢體見其消瘦骨立握公手以言曰殆矣哉歸
而益驕
甲子正月适擧兵叛與龜城府使明璉及其子潤連謀合
勢适所領兩南戍卒萬二千經冬操鍊技藝甚熟降倭
及麾下心腹兵亦七百餘騎明璉父子素號勇猛其所

將皆邉上健兒而公部下僅有三千人公且委頓牀席
往往昏瞀不省事變起倉卒衆心危恐公力疾廵城喻
以忠義爲固守節^{並行狀}

元帥以李亂緖柳舜懋等必不從賊得亂緖奴名李生者
饋以酒食使傳書以南以興等聯名書付之亂緖等得
書前已有歸順之意至是決謀密與所帶將官約夜半
放砲而散出軍門大呼曰我等仗義歸正軍兵等無從
逆賊适聞之大驚亂緖等四人直到帥府慟哭脫靴下
床執手慰之即以舜懋爲中軍任之不疑是夜賊兵之
潰散者三千餘人從亂緖到平壤者六百人樹白旗於

西門外招来降卒別作一隊自賊歸順者脫輒引入室
中語之曰能刺刺我如其不能聽我調用人那其量減
泣願死适募死士八人使刺元帥其中一人為羅卒所
得脫亦不罪之饋酒縱去欲使賊知平壤有備又使金
起宗作檄文二百度半以諺解掛諸路傍賊先鋒見之
相傳曰前聞元帥亦與於謀今見檄文即給我也日月錄
賊憚公不敢迫從間路直趍京城公偵知之遂出兵追躡
鄭忠信南以興領兵居前公為殿行到黃州兩將戰不
利奔詣軍門公釋不殺令收散兵再追之賊行已遠官
軍後賊一日程矣時朝廷所遣諸將皆望風奔北賊遂

乘勝倍道疾趍二月臨津守兵潰 上出行南方逆瑅

前與賊通報逃入城以待賊而适弟遯私募都中惡少

至數千人媚賊者至以黃土鋪路以逆之賊入城推瑅

為僞主而勢益張都民皆附之官軍到坡州公集諸將

議之多以為賊氣甚盛不可輕進公用鄭忠信謀令忠

信以興乘夜入據鞍峴黎明賊覺之悉銳來攻官軍已

得地利皆殊死戰賊連戰皆敗遂大潰适明璉為其下

所斬賊平公即日散軍歸農拜謁 宗廟修掃宮闕以

待 回鑾自出兵平壤凡十七日而事定 駕還公自

以不即勦戰白衣伏路左請罪 上駐駕慰之曰非卿

之力予得有今日乎

變書之上辭連公幕屬相繼被逮諸將人人自危及造擧兵轉相猜阻動輙生疑事且不測公推誠待之坦然若平日衆心乃定鄭南二將初不相能出師之日公語之曰師克在和若等勉之哉兩將感公言遂詰為兄弟臨敵用兵進退舒疾聽其自專無所牽掣能有成功並行狀

丁卯春奴虜大擧入寇始朝廷不虞胡寇且至稍弛邊守禦備公常論其非計及是變猝起 命公赴西關督師即日辭行時諸道兵未及至公只將都監兵數百人行收鐵輔兵未能滿千賊已連陷三鎭長驅直上諸城望

風自潰公比至平山事已無可爲矣遂斂兵左次以避

其鋒朝廷用詐緩虜虜退言官劾公不能却賊 上曰

張某無兵可戰非其罪也言者益力 上不得已命付

處于扶餘縣

冬赦還復舊爵公素多病討賊適時暴露行間左目喪明

自謫所還常杜門謝事 上以公名將有大勞非罪被

謫遇之加厚意欲復用公而公疾益甚手題己巳春帖

曰吾年六十四布衣榮已極上願退田園次願歸冥漠

此外無所求神明照心曲以是年十一月卒

公天資爽豁有文武才略能任權濟事尤長於御衆久掌

兵柄中外武士無不隷公麾下而公待之一以忠信又能随才任使操舍弛張各得其宜事推功善歸之於下以故人皆樂為之用其為將未嘗妄殺一人

嘗奉使朝京道遇達夷之入貢者語人曰此虜終為天下患異日 天朝徵兵東國吾輩行且見之乙丑夏邉臣訛言毛文龍將叛殺詔使擧兵襲我擧朝洶駴公獨謂必不然已而如公言（並張谿谷維撰神道碑）

公内行甚飭白沙李公與公儕輩嘗稱歎立朝四十餘年年引分自足無意進取為亞卿謂家人曰吾其以此終乎為資憲亦云及至一品勳名日盛常蹙然以懼曰吾

何得以至此也中年築室於祖江上流自號梨湖主人
每官罷輒就居之春秋乞暇休沐舟載聲妓沿波往來
率以為常 行狀

李适至猪灘李重老朴榮臣李德符等戰敗皆被殺适兇
勢尤張張玉城李判書召諸將計事皆以為憂余曰适
領下有懸肉此乃狼跋其胡之相終必狼狽就戮玉城
大喜曰适之領內武班輩常以為燕頷虎頭封侯之相
今聞公言果是狼胡進退必維谷以余言勉勵諸將送
之諸將皆喜而去

李适亂後大事初定人心不古譏察甚盛張晩與靖社功

臣議使南以興若自爲異謀者以探可疑之人朴弘耇兄子允章信之以其謀告以興使金仁沈逆民發之遂逮捕弘耇及允章兄成章鞫之允章成章乾服遂誅之賜弘耇死 並浯溪記聞

李時發

字養久慶州人蠡之玄孫隆慶己巳生 宣祖二十二年己丑登第薦入史局歷正言司書慶尚咸鏡觀察使己未爲五道贊畫使甲子爲副體察使官至刑曹判書丙寅卒年五十八

公生六歲而孤稍長自知奮厲就學於李西溪德胤年二十一闡大科入槐院自以學未成一日揖僚友歸復事李西溪益究經籍

壬辰倭報猝至奉大夫人逃禍山谷時 宣廟已西幸遂從義兵將朴春茂募得十餘人擊逐旁近屯賊已而赴

行在上疏請還都城收拾人心沈一松喜壽歎曰亂後
無此論議文章
李鰲城恒福薦公才智 上命受兵法於 天將駱尚志
駱公見公驚服曰求之 中朝亦罕其倫也言於 上
曰李某奇才願 王大用焉 並宋尤菴時烈撰神道碑
甲午冬陳遊擊雲鴻奉詔入倭營 上命擇送文官與俱
以察賊情公即以衰服同往平行長陣中翌年春復命
未幾以御使巡按湖西丙申李夢鶴反於鴻山公發所
部兵往討之未戰而賊潰 上嘉之拜掌樂院正忌之
者論以夢鶴之變由於鍊兵擾民而發請收公賞 上

不從 潜谷舊錄

乙巳忽酋擾北關官軍戰不利以公爲咸鏡監司 上引見宣醞賜以弓矢貂皮馬裝等物公至則忽酋謝罪請款譯聞許之公將迎養大夫人大夫人在道遘疾 上命給藥物又令所在護送一時榮之 神道碑

公於備禦之事極力經紀申戒鎮堡砲樓城廓井井一新且以咸營無子城築土城於高處合與公同年生者聚集赴役於是聞風爭赴先後旁午不待招而自來不日而成城盖知民情最重同甲易以就事故也作萬甲亭鎮北樓於其中形勢壯固 潜谷舊錄

公與鄭愚伏經世相善嘗以書抵鄭公略言時事壬子鄭公以事被逮光海搜核其文書見公書惡之並下吏遂削黜既三年敘

己未深河之敗西鄙大震體使張晩在鎮以病聞特起公爲五道贊畫使攝其事公至關西請省貢賦寬民力又察沿江形勢圖上方略又置兩西十營自是兵政有緒光海念其久勞特陞資憲賜書慰諭亡何奴酋陷遼東公聞即進住安州嚴飭鎮戍且上劄曰此賊必進犯關內而慮我議其後則我必先受其兵矣又請振紀綱明賞罰任賢能蠲征賦收已失之人心祈永終之天命且

條陳邊事甚悉光海賜尚方釼一口曰大將以下以此從事萬戶邊溢見虜騎百餘即棄城走公収斬之溢即戚里光海大怒下書責之曰御之處事可謂猾矣公遂引疾固辭

甲子李适反公受命為體察副使單騎行且収兵進守平山城以待賊賊間路直趍猪灘公別遣偏將李重老禦之重老遠公節度遂敗死時 上南幸賊入京城諸將戰于鞍嶺賊敗走公入京汛掃 宮廟諸附賊者取其簿卷焚之物情大安 大駕還都與元帥迎于江上住駕慰勞良久以功陞正憲賜白玉

公性英果雖機務叢沓耳聽目閱口酬手決無不曲當類不爲目前計在嶺南有籌邊錄一編擧可長用晉州固城兩營皆公所移設又識慮深遠決敢筭成屈指以效奴酋始甚微公偵知用兵狀心獨憂之故在西關時鍊士營田爲陰兩計而當時上下恬嬉凡所陳請類被沮格不能盡其規畫以至丁卯丙子所在瓦解可恨也

當母后幽廢時稍忤者罪罟立至而公自守益篤不瑕不踰嘗卜築於清州後顔里愛其山水仍自號後顔漁隱又號碧梧一時名流如申象村欽吳楸灘允謙鄭守夢曄莫不傾心相與而鄭愚伏嘗曰李某學術人鮮有

知之者 並神道碑

柳珩

字士溫晉州人嘉靖丙寅生　宣廟二十七年甲午登武科歷諸道兵水使官至統制使乙卯卒年五十爲人魁偉自幼跅弛不羈與都中羣少年遊羣少年皆嚴事之莫敢難早孤家日旁落母林貧無以自存公頑好馳馬擊釰不事生産業又不治經母泣曰所以不死者惟汝在耳而汝今落拓如是誰恃而生乎公曰兒終當樹立以榮母母曰母憂也且身在何憂貧退而泣曰生不識父面又使母饍食非人哉遂治家秉稍積著又尋師受學折節讀書依傳禮義痛刮去豪習恂恂焉行士也

既而歎曰丈夫無所不見才何必濕束章句為乃朝出
射暮歸讀談說古今治亂慕尚奇功偉節慷慨激烈居
恒有封狼居胥意
壬辰之亂倡義使金千鎰起兵駐江都公杖釰從之仍西
赴行在拜宣傳官甲午登武擧復拜宣傳官 宣廟更
召武臣閱射見公儀表出衆已目屬之一發政中鵠
上呼問公父祖公跪對 上曰勉力國事毋忝爾祖考
特賜馬獎之公自是常感泣曰小臣何人親承 天語
期待遂背涅盡忠報國四字以自矢自殿中出補海南
縣監漢陰李相公曰此人治人將兵無所不可當與一

節鎭錯授小官去也

閑山師潰元均敗死公聞之痛哭曰舟師則失兩湖國

事無可爲者人臣死國政在今日遂沫血誓衆爲列郡

倡與統制李公收餘燼扼海口李公悉以軍重委公規

畫中機宜軍容賴振

天將陳提督璘嘗與公逐賊八港酣戰不覺潮退天兵三

大船膠淺不能動賊以火攻之提督與統制頓足不知

所爲公郎令諸船縳三船尾督諸軍悉力運拖遂得出

一軍皆服順天賊與泗川賊擧火相應公曰賊邀援鬪

我爲自脫計不如迎擊泗賊以斷歸路乃大呼直進若

戰終日丸中公者凡六三洞冠二透袴一穿右脅猶植
立射賊意氣自如血流下趾如塊肉始入帳中良久乃
蘇問大將何在則已中丸死矣公慟哭督戰益急賊屍
蔽海得脫者無幾
拜慶尚右水使先是漢陰公問李統制誰可代君者李曰
忠義膽略世無柳某之比官雖卑可大用也漢陰白于
朝有是除
北胡搆釁廟堂以會寧當賊衝以公為府使仍陞北兵使
己酉遷拜慶尚兵使未及赴以關西有老酋憂移拜平
安兵使辛亥卒中風輿疾還至癸丑病良已黃州有等

城保障之議復以爲黃州兵使

公倜儻重然諾好施予不矜伐剛直自遂信躬以行居家

有至行毋疾革夜索雉未及進以故終身不食雉喪三

年啜粥廬幕事兵毋盡誠禮撫宗戚無間親疎婚娶皆

於公辦

海南時嘗以事詣統營營吏不禮於公公詈而杖之曰狗

奴敢挾而慢我耶入見統制公具告以謝統制心晜之

遂與交驩爲知己與賊戰連獲二船有一將追至曰海

南功已多願與我一船公遽與之其人上功得重賞公

哂之而已終不言其名

在關西嘗閱武有騎卒馬逸却走公手劒斬其馬曰軍中馬不馴殺人即以所騎馬與之在北關 宣廟寢疾臨海君潛養死士之說盛行中外及光海登極教書至公閉城整陣集將吏議曰哀訃未傳而新命遽至是必有內變吾但當為世子死耳先使人請見教書審知中殿姓氏始出郊肅迎其處事不凡臨機有守如此

公常以當官盡職臨難殉節為已任所至必先修繕畜積為死守計統鎭之器械會寧鏡城昌朔之城池皆其所建設而黃州尤壯偉始似落落終克有濟人或病之而不少撓自病至絕諄諄口中皆築城語也自飭簡素雖

屢典大藩去官之日蕭然襆被而已並李月沙廷龜撰神道碑

其官柳公嘗以盡忠報國四字涅於背上使遇秦會之亦不免莫須有三字矣公以一代名將其所籌畫曰敵制勝出奇故其所以禦倭必以海船禦胡必以山城者悉驗於壬辰丁丑兩亂使公而生于今日必有折衝之勝算矣遺事

鄭忠信

字可行羅州人萬曆丙子之生壬辰之亂赴義州行
朝登武科歷安州防禦使平安慶尙兵使捕盜大將
都摠管官至副元帥 仁廟朝錄振武勳一等封錦
南君崇禎丙子卒年六十一

公年十五入番兵營嘗舘老妓家老妓一日卷褁兵使宴
床物以饋公却不受曰大丈夫當爲兵使以享方丈之
饌何必食人頷下物乎

壬辰權公慄爲光州牧使起兵討賊公以知印常在左右
權公絶愛幸之一日權公嘗送兵偵探于賊陣公請同

往權公呵之曰汝小兒往將何為公固請遂遣之馳到賊陣則賊已退去公周視村家有破甕倒覆公戲而射之有一病倭隱伏中矢而死遂斬其首懸於旄竿而來權公大奇之

時倭奴彌滿八路 大駕西幸義州權公將募人送狀啓于 行在人皆畏避莫有應者公獨慷慨請行仗劍徒步晝伏夜行穿過賊壘得達義州足為之繭白沙李公以兵判在 行朝一見知其為英才遂留置幕下授以左史等書

上命設科灣上以本道及扈從諸臣公登武科 上語白

沙曰卿嘗謂鄭忠信才今出身矣其以來見及見奬之

曰年尚少俟稍長可大用也 並家錄

白沙門下名士如李延陽時白張新豐維崔完城鳴吉皆

折輩行屏人也爲交白沙嘗曰若投釼挾冊不居爲一

世之高士

爲甫乙下僉使時作絶句曰千年往迹鳥飛間文肅公碑

碧蘚斑可笑玉門班定遠衰多辛苦乞生還讀其詩可

以想見其氣槩 並李龜川世龜所記

丁巳群小纖史光海廢錮 大妃筠闓大珩等謀曰除夕

儺行大事公聞而痛惋奮身與具公仁垕等公重老謀

乘夜鏃殺三賊以紓禍適筠不在計不遂撫釼而歸

白沙先生抗議爭廢　母竄北青公從行間關嶺海一意匪懈記其時變梗槩還謫終始以至道路跋涉之艱人情厚薄之際纖悉畢載爲北遷錄行于世焉

辛酉拜滿浦僉使以　朝命往探建州虜情時毛文龍鎮椵島籍重　皇朝誅索無度伺我動靜以惎之朝廷恐見疑生事使之秘機潛形而往公曰此欲無見疑而事終發反被疑誣乃上疏曰令臣之行刺客奸人理難匿跡全遼之地豈無一二思漢者走漏消息即令文龍以不稱其所欲望我方深若變幻其辭傳誤於　中朝則

叅毋之杼不待三至而投矣臣頗奏聞 天朝移揭毛
鎭事須有光明正大無一毫遺悔必欲潛形而送則雖
萬被誅戮終不敢奉 命朝廷不能難移咨經略帖告
毛鎭然後乃行入虜中其酋欲試之幽於一室而餓之
達夜念書其聲琅然乃左傳也及與諸酋言諸酋皆服
且問曰爾國每謂我爲賊何也公答曰爾書有盜天下
心非賊而何諸酋大笑而撫其背於是盡得其領要以
歸歷見毛將悉陳賊情歸語人曰是虜將爲天下患何
但我國憂也家錄
甲子正月李适發兵叛都元帥張晩等發平壤赴難是日

星宿有忌人以此爲難鄭忠信曰豈有聞父母之病擇方而行者乎師直爲壯何拘於孤虛背向乎晩然之以忠信爲前部大將諸將屬焉

二月賊入京城推興安君瑅爲主各司吏胥隸僕具冠服出迎坊民治道路鋪黃土而迎之張晩至悳隂嶺呼諸將議事曰今日之策有二今都民未專附於賊有觀望成敗者若小遲一兩日人皆向賊堅意攻之不易及此時決一死戰一也催李曙兵守東路申景禛兵守南路四路把截絶其餉道待諸路兵併力擊之務出萬全二也二者何居焉鄭忠信曰不能戮力討賊　君父播越

罪合萬誅事已急矣不可諉寇無論成敗城下一戰烏
可已也況先據北山者勝官軍據鞍嶺而陣則頫壓都
城都民之觀望者必當內應且賊不可不出戰戰必仰
戰得其形便破之必矣可於明曉齊到鞍嶺南以興及
文官叅佐亦贊許晩從之忠信遂跨馬先出諸將無異
辭晩又從李曙林慴之兵據駱山爲犄角忠信等亦於
路上送申景瑗邊瀹兵分守南山忠信到延曙使金良
彥率二十騎潛上嶺生獲烽卒擧例燧使賊無警大軍
由淨土進陣日已昏黑忠信及柳孝傑李希健金慶雲
趙時俊崔應一申景瑗先到嶺上布陣待之南以興以

下諸將鱗次而進以朴璟李休復成大勲李希建金慶雲守嶺南爲局頭皆忠信所屬也

十一日鄭忠信等大破李适於鞍峴下出走爲其下李守白等所誅是朝賊兵始見嶺上有官軍相議出兵适曰以一枝兵帶降倭從彰義門繞出延曙生獲張晩嶺上諸軍必無鬪志可全勝明璉曰嶺上之軍我已知之驅出都民登城觀戰從一路進兵專力攻之遠来烏合之卒望見必潰可以鎭服人心也仍令軍中早辦行厨曰勇此朝食卽開門出兵漫山谷蟻附而上官軍處於絶頂歸路阻絶人懷死志明璉爲先鋒适居中督戰且乘

順風直攻頭局矣凡如雨人莫敢當官軍皆殊死戰戰
方酣風勢忽轉賊在下官軍氣倍明璉中箭賊遂退官
軍賈勇崩之勢若建瓴忠信欲督兵追之南以與止之
曰今日之幸天佑不必窮追忠信曰疾雷不及掩耳此
正急擊勿失之時賊已褫魄矣奚暇轉敗爲勝以與力
止之
兩賊從水口門遁張晩使鄭忠信等追之忠信等聞賊駐
兵慶安橋追及之所將二十七騎也賊望見官軍至疑
有後兵一時潰散隨賊者只益獻等腹心五六十騎而
已是夜到利川益獻守白等殺适明璉等 延日月錄

始适聞公從元帥憮然有懼色歷數諸將能否曰皆易與耳至公乃曰此未可輕也家錄

适之叛也稱京城有變領兵入援分遣手下精勇者召諸將安州牧使兼防禦使鄭忠信令肅川府使鄭文翼守安州而自詣張晚請從行晚責其棄城將罪而赦之竟誅适立大勳余嘗從容問曰公聞适反棄城而遁何也忠信曰吾與李适交若兄弟國人皆知吾亦爲文晦等所告幸蒙 上恩得免拿問适叛而我在寧邊近地爲人所疑則我之素心無以自白於天日之下棄城而遁者明吾本心而入自信之也

适既誅張晩餉西来諸將俟 大駕還京迎拜於江上而
鄭忠信獨下歸来辭於李時發時發曰諸將皆留公不
可獨歸忠信曰忠信以西路將兵之臣不能即誅逆賊
使 大駕播越而逆兵入城其罪大矣何敢自若有功
者迎 駕於江上退歸本鎮以俟 朝廷處分耳 上
還朝聞忠信還歸 特下聖旨召之其明敏如此 (竝荷潭破寂錄)

劉興治作亂殺陳継盛擬有㐫衆 上將興師問罪引見
備局堂上問誰可將者公請行 上大悅曰卿能力疾
忘身予復何憂遂拜為八道水軍副元帥以捴戎使李

曙爲陸軍大將以爲水陸並進之計

先是胡差來請八處宴享及增歲幣 朝廷不許遣金大乾遺書告絕且教大乾以與虜問答之語公時以副元帥在安州聞之歎曰金大乾之回賊必隨矣遂與体察使金公時讓相議姑留大乾于灣上聯名上疏請略改書辭姑從其意試覘所答大意以爲强弱不同歲幣漢唐所不免不可失其懽意天下事皆可悔獨此事不可悔疏上 上震怒下教備局曰金時讓鄭忠信等恐其表元擅留使臣指揮朝廷此前所未有之事也若不斬首警衆則無以振肅頹綱梟示當否急速議啓備局請

姑先拿鞠公與金公同就獄讞上命减死定配初配唐津臺諫論之改配長淵家錄

丁卯虜報始至鄭錦南忠信從体察使張公西出余送之郊外班荊而語鄭曰此虜今来意在恊和須得和即去耳余時意謂不然後竟如其言盖鄭習知虜情故也谿谷漫筆

錦南以先州之一賤士當丱角之年穿賊中達行在公乃能得之於擧目俄頃之間教訓成就終爲國器不但得其力於一身之窮逆又能滅滔天之賊成重𢢽之烈爲吾干城社稷是賴藥泉集北遷錄序

金尙憲 文正公

字叔度號清陰安東人隆慶庚午生 宣朝庚寅司馬丙申登第賜暇湖堂歷吏郎舍人典翰直提學大司諫吏曹參議大司憲副提學吏曹判書典文衡丙戌拜相至左議政壬辰卒年八十三配享 孝宗廟庭

辛丑濟州有吉雲節逆獄廟堂深慮脅從之徒皆懷不安之心且以守令屢經匪人民間疾苦無路自達請遣御史往布德音兼詢島中獘瘼仍降内香命祭漢挐山公

膺命而行啓訪利病如軍額充補防戍便宜進上

蠲減儒生勸課等事條列啓聞多所變通

壬辰除鏡城判官時北路有野人之警修礪者㗲其黨復

有是除數年之間連出遠惡地老親在堂賓客交慰公

夷然無幾微色鏡為兵使營門自虞候評事下至褊裨

厨供皆通判辦之公承上接下殫誠盡職俱得其懽心

丁巳廢母之議方起李相國恒福獻議陳大義以為不可

竄配北邊公作野人雜錄以送之畧曰國家不幸八九

年間上變告者日月斯生如漢朝淮南衡山江都之獄

無已時左右諸臣莫不戰恐失氣無敢盡心謝平於是

首相漢陰公獻不可讐毋之議廢黜以憂卒前首相梧里公先事陳倫紀至嚴之論竄謫峽䆒雲公亦以故首相斥居田間家食閱四歲矣今十一月復議貶損長秋宮事公引虞舜處變之道冀悟上心反遠逆荒裔然後人益服　先王為國家培植者不但禦侮奔走之用而止耳令公之議廢而不行然自在朝公卿以下至於里巷婣孺無不誦説欽歎雖諸人請罪公者猶皆知大節之不可奪正論之不可屈口外詈而心内服以為真不可及也昔韓魏公以慈孝之説導帝與太后卒能保母子之恩為宋室美德公之心與魏公無異而獨不能成魏

公之事此則豈獨公之不幸而已乎吁可惜也 年譜 並

癸亥 仁祖反正公方持母夫人李氏服與勳宰書極論時事其一引霍光待昌邑故事以責今日之不然 尤菴宋時烈撰墓誌

服闋拜大司諫 上劄論八漸有曰聖學有復退之漸公道有復廢之漸言路有復塞之漸倖門有復啓之漸貪猾有再肆之漸雜人有交通之漸宮禁有不嚴之漸女謁有將行之漸凡累千言舉其切於君德關於治道者反復陳戒辭甚剴切 上嘉納

先是仁城君珙倡彝宗班加不道誹於 母妃累請廢處

至是又累出逆招朝廷方議保全之策而睦性善等投疏以試傾軋之術公上劄曰睦性善等於危疑之際不顧宗社之大慮自附於諸賊所引之　王子其心誠不可知也傳曰新間舊淫破義六逆之二也性善等以新進之人傾軋朝廷設淫辭而破大義此不順之大者也

並年譜

丙寅毛文龍讒間　本朝公差陳奏使赴　京辨誣于該部曰　皇朝視小邦如子小邦視　皇朝如父子而得二父之名其為子者當何以自處乎小邦赤心事大萬折必東自聞此言含痛結冤不知有生之為可樂也今

自大部數奏洞辨使天下皆知小邦無通虜之事然後
三韓之民禽獸而為人夷狄而為中國反逆而為忠順
矣不然寧死北闕之下何忍容息於覆載之間乎 皇
帝諭旨曰覽陪臣辨雪甚晳豈其屢世敬恭一朝背順
效逆朕永鑑爾忠貞毋替柔懷
丁卯三月在北京聞本國被兵復呈文該部乞出兵直擣
虜巢以掣其後且辨毛將誣奏甚至該部奏曰金某等
呈到臣部讀之未竟不覺拊膺 皇帝命撫臣秉虜巢
虛選銳即擣無得遲緩撫軍遣兵到鴨江太監四人結
至未幾罷歸公復命 上教曰觀該部題本及 皇上

諭旨則我國被誣之事非但洑雪十行綸音字字丁寧
奉使之臣至誠感天事甚可嘉進嘉義階（並崑誌）
公到登州有聞擊柝詩曰擊柝復擊柝夜長不得息何人
寒無衣何卒飢不食萬家各安室獨向城上宿豈是親
與愛亦非相知識自然同胞義使我心肝惻華人見之
曰真君子之言也（年譜）
光海時元帥姜弘立降虜是春虜人實弘立導之也媾成
虜留之而歸及弘立死朝廷復其官職公以都承旨
啓曰弘立罪符逆豫惡甚賊閭國家無法王誅未加今
若復官賻喪則將何以勸人臣之忠而懲天下之惡乎

上劄請勿以中國貨物與虜畧曰自古関市之道皆出土物以有易無寧有遠貿異國奇貨以中夷虜之欲而啓無窮之弊者哉弊源之不塞猶不可謂謀國之善况大義至嚴後患至重者何可不深思而善處之乎 天朝若聞我國用中國物貨以與虜互市必大怒而斥之向日毛帥搆誣之言不幸相符未知朝廷將何以辨之也議者多言兇賊密邇其勢可畏 天朝寛大必不我責臣以為不然臣之事君猶子事父母豈可恃父母之慈愛而怠於敬動畏盗賊之侵凌而不顧大義乎設令

天朝寬而不責取之父母之國用之仇讐之虜顧於義

何如

虜差仲男擄奴也　上招見時朝廷議許其椅坐公上劄

極論之畧曰竊聞自　上招見金差時逆奴仲男並許

椅坐臣不勝駭異未曉廟堂之意也自　上招見隣國

之使其禮甚重不宜草草講定啓敵人凌侮之端而貽

國家無窮之耻也昔南宋之日國勢未振虜人所言不

敢少忤其時有割地不已必至再拜再拜不已必至稱

臣之語千古爲恨前事之鑑明後世之所當戒者也我

國家兵威武力未必大瘉於隣敵而其所以維持保守

者以有禮義名分也今並與其區區所自保者而不能守之則雖有倉廩府庫宮室百官之富實與亡國無異也胡銓所謂不戰而氣自索者不幸近之臣不勝痛心焉

反正初 上奈私親廟禮官議定祝辭稱考儒臣爭之不能得俄而追崇八廟之議遂起舉朝經年力爭時適有太廟之災公上劄畧曰伏見禮曹啓辭 宗廟階砌無故頹落聲動神御臣聞來不勝震驚憂惧之至 太廟者 祖宗神靈所聚之地也人君凡有所失必先戒告警惕以示修省改過之端昔飛雉升鼎殷宗修德寢

即獻夢漢武悔過神人之理顯微無間其丁寧之意不
曾若惇惇焉命之也夫階級者等級也級猶名分也名
分壞則下犯上臣犯君之象也神道玄遠雖未知某事
之應而今玆之事實爲明白 殿下揮斥廷議銳意追
崇必欲亟擧典禮若有則升祔 大院君新主而祧毀
成宗大王舊廟也 大院君於 殿下親也於 成
宗臣也子孫也升不當升之臣與孫祧不當祧之君與
祖是等級廢也名分壞也 廟禮之變孰大於此愚以
爲 祖宗神靈於此必大變動大警惕以啓我 殿下
悔悟之心伏願 殿下遇灾恐惧深思反求亟示悔悟

之意俾無過擧之尤 並年譜
公旣論追崇非禮又劾李貴薦被譴辭退居石室自癸酉
至乙亥三年之間連有大司憲副提學大司成之命皆
力辭或暫出旋退　上嘗降御批曰卿之剛方予日思
之又曰予之思卿如此卿亦無念闕之心哉公上言身
用言廢古人所恥臣與其進而不得言曷若以退爲諫
乎又曰臣中年百病畧施諸術刀圭之方不能救沉痼
之疾良時易徃暮景如飛千金之軀忽然若朝露當時
有勸以神丹砂劑補元延壽之術者臣不用其言以至
於此蓋寓至戒以諷之也 墓誌

丙子十二月清兵入冦虜勢猋疾犯境三日哨馬已到西
郊 上欲幸江都至崇禮門不得出蒼黃入南漢山城
公聞變追赴行在病卧寓舍十七日肅拜行宮請對卽
命引見 上曰不過識務之人以至於此公對曰羣
臣之罪可勝言哉然旣往不諫今日之計必須先戰後
和若徒事卑辭請和則和亦不可望宋人有言以和爲
形以守爲實以戰爲應此言在今日最切 上意以爲
何如也 上曰卿言是矣
大臣以下請對欲以 世子爲質于虜營公卽進于備局
詰問領相金瑬答曰爲 宗社不得已也公切責曰

宗社無主則何以為 宗社宜有臣下倡為以 儲宮
與賊之議者乎我與建此議者不可同日生也相公即
可復入自陳前計之誤不然忠臣義士必有奮臂而起
者矣辭氣嚴峻左右縮頸瑩惶汗沾背不知所出乃詣
閤待罪 世子由此傳行自是廟議稍絀然疾視公如
待一敵國云

一日引見備局諸宰公在後列 上忽下教曰禮判自今
亦須深思方便之計勿為固執對曰臣何敢固執謬見
以敗國事但欲顧忠而計慮淺短無所裨益亦不敢雷
同隨衆以負初心自 上亦須望定勿動 上曰將何

恃公曰天道可恃也　上默然時戚里洪振道者造蜚
語謂和議歸一而獨一二人爲梗蒲城人心無不怨咎
云云蓋指公而言　上感於其說故有是教（年譜）
城圍益急　上命禱城隍祠及百濟始祖廟公曰人窮則
反本疾痛慘怛必呼父母請詣開元寺禱　元宗眞座
墓誌
公以病不詣備局者數日諸大臣促起之遂力疾以往
鳴吉方草國書公不忍正視直造三公所在領相取鳴
吉所草國書以示之書中求哀請降之辭極其卑諂有
臣罪擢髮難數等語公讀未半不勝憤激慟哭裂書謂

大臣曰諸公何忍為此事乎金瑬曰然則其中己甚處可改之鳴吉拾取而嘻笑曰公雖毁棄吾當補綴以進矣公復責之曰今日之事在國家固不忍雖以公之一身言之以累世名族擔當此事不思忝辱先祖乎况公之先人亦嘗出入先生門下知名於士類間頗為儕輩所許而公今如此他日何面目見先人於地下鳴吉曰何獨咎我至此公曰今日之事非公當之誰復當之鳴吉變色而出公詣閤請對憤氣塡胷涕泗交下嗚咽不能言良久始啓曰臣破毁國書罪當死今日之義不可兩立請先戮小臣以一人心　上遽止之曰卿何為此

言予非爲一身計上爲 宗社且念王室尊屬盡在城中誠不忍舉族就滅也年譜

當公裂破國書人謂崔完城曰將若之何完城曰扶而去之可也墓誌

金尚憲自十八日裂書之後却食不入勺㮣於口者六日命在頃刻聞有斥和臣送虜之舉始起飲食曰我若不食先死則人必謂欲避虜陣之行矣乃 詣闕待命

二十八日金瑬洪瑞鳳李弘胄入侍請以金尚憲鄭蘊尹煌等十一人出送虜陣盖虜以只許洪翼漢之外更無所送不許講和勢將加送而瑬難於取舍渾以爲請且

尚憲近日言語多所觸忤於壐故所論如此也　上亦許送罷對壐直往體府左右相留在政院羅萬甲見兩相曰平日台監之自許如何人之屬望亦如何而今日所為自謂如何後日青史上人謂之亦如何況左相之於金尚憲平生情義雖兄弟之歡不如也今於領相之請一無是非何忍為此左相即惕然送言於領相臺諫亦力争不宜濫及多人遂只送尹集吳達濟兩人 並丙子錄

上出城公出伏路傍望拜痛哭二月自南漢往入安東以扈從勞加崇祿上疏辭又曰寒暑不輟則裘葛不可廢敵國未滅則戰守不可忘伏願克勵薪膽之志增修

保障之地毋信一時之要盟毋忘前日之大德毋過恃虎狼之仁毋輕絶父母之邦臣每思　先王萬折必東之奏未嘗不流涕沾衣也又答人書曰今日進退皆有其義只當蘄知於後世之叔度耳倘聞有復讐雪恥之義則雖在九原猶有生氣也墓誌

公始止豊山已而厭村居煩囂移入鶴駕山下西美洞結茅數椽扁以木石居有感懷四絶自註云平日親舊晏然為讐人役者多矣雖非本心亦可惜也年譜

戊寅秋掌令柳碩等將為網打計熏欲乘時修郄啓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死生榮辱義無獨殊金鼎

抽身遠走自以為潔身全節不事汚君其要名敗君樹
黨誤國特其餘事其無君不道之罪不可不正請極邊
圍籬安置時南以恭秉銓引用不逞之徒布列臺閣相
繼論請皆不許冬李道長等再請之只　命罷職李娃
等復力請遂　命削奪官職己卯還給職牒墓誌
或問　大駕出城之日子不從何也曰若陷城外一步地
則是去順效逆之日大義所在一毫不可苟國君死社
稷則從死者臣子之義也如至奉冠讎犯上國則極言
爭之爭而不用則退而自靖亦臣子之義也古人有言
臣之於君從其義不從其令士君子出處進退何常惟

義之歸不顧禮義惟令是從者乃婦寺之忠非人臣事君之義也又問賊退之後終不奔問此義何如曰變亂之時流落草間不得扈從則賊退義當奔問余則同入園中言不行而去之日之終尚不可俟何區區小禮之必拘乎子家羈曰貌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古人於出入之際斷之以義有如此者又曰子言大義不可拘則然矣世祿之家受　國厚恩獨不念　祖宗之遺澤乎曰從義不從令從扶二百年綱常者所以不負　先王教育之澤也我國素以禮義聞於天下一朝遇難不能誓心自守爭勸君父屈膝於寇讐之庭何面

目見天下士大夫亦何以見 先王於地下也嗟嗟今
之人亦獨何心哉
公自丙子以來居常憂悒夜不安寢獨起彷徨不避寒暑
有詩曰南阡北陌夜三更望月追風獨自行天地無情
人盡睡百年懷抱向誰傾 並年譜
公聞朝廷將調兵助虜遂瀝血裁疏畧曰自古無不死之
人無不亡之國死亡可忍從逆不可為也人皆曰彼勢
方強違之必有禍臣以為名義至重犯之亦有殃與其
負義而終不免曷若守正而俟命於天乎夫事順則民
心悅民心悅則根本固以此守國未有不獲其佑者今

若秉義忘恩則縱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將何以見　先
王於地下乎疏聞不報墓誌
庚辰冬虜差龍骨大等出來灣上招領相洪瑞鳳吏判李
顯英等問曰本國有金鼎者不受官爵不用大國年號
云有之乎又問此人同入山城不隨駕下城遂往他處
指教年少輩上疏斥和云然耶領相以下惶惚失措不
敢為公地都承旨申得淵亦在招問中持公以求自脫
於是朝廷促公星夜就道公聞　命即行其告廟文曰
竊位于朝妄效古義將陷不測遠辭神位不勝感愴用
伸虔告

時龍胡催督甚急發送從胡於中路以促之公晝夜兼程十八日到灣上龍胡會領相諸人招公入公布衣草履着浩然巾携杖而前欹卧於李顯英之右龍胡等問曰丁丑 國王下城之時獨以為清國不可事不從下城是何意耶答曰吾豈不欲從吾君老病不得從耳又問丁丑以後除拜官職一不受之至於還納敎旨是亦何意耶答曰國家以吾老病初不除職寧有還納敎旨之事耶又問助兵時何以上疏沮撓乎答曰吾守吾志吾告吾 君而國家不用吾言如此之事非他國所知也龍胡遽曰兩國既為一家何以謂他國答曰兩國各有

境界安可不謂之他國乎虜差梧木道曰朝鮮之人言
語之間專事婾㛦此人應荅甚快最難老人云從胡𫝊
亦嘖嘖稱歎遂以公渡江而去至瀋陽拘留北関冬公
疾就清人使出住義州
癸未春賊臣李烓潛商事發覺虜逮至鳳凰城烓告虜以
朝廷機密以及於公而冀自免朝廷執烓誅之虜差至
執烓說詰問朝廷而回到義州復以公北去公始至寓
東舘一日龍胡𫝊招公至使人扶擁而坐公側身横足
龍胡以下頟國事指揮文臣主張殺烓𫝊語為問荅曰
國家已定之事雖在廷之臣尚不得更改况被罪在外

之人何可干預乎但李娃祖子孫三世有負國大罪我
為臺諫論啓加罪李娃以此切齒銜毒常圖報復此乃
國人所共知也問畢遂拘北館
龍胡等來詣 世子館前招公及崔鳴吉傳言曰今者方
施大霈之典特為故宥出置 世子館所近處仍以解
鎖龍胡使公及崔鳴吉西向謝命崔肘公欲與之偕公
托以腰病終不為禮龍胡强之而亦不動崔獨西向四
拜且跪謝於龍胡龍胡瞪目視公者久之公遂肅謝於
世子仍留質館乙酉清人新據北京送還 世子及
諸質公亦東還並年譜

丙戌拜左議政三辭不許適有逆變遂入謝陳輔翼東宮之道又論李應著直言護罪在所寛赦仍乞退章三十二上始遆還

己丑 孝宗大王即位公入臨 大行殯殿退歸 上再遣承旨敦諭遂入城肅謝 上命以肩輿出入闕内曰灾異劄陳修省之道 上嘉納而竄謫臣李敬輿等四人仍 命量移 回山後以北使入城出住東郊未幾特召還仍賜對公進曰古語云凡事有時過則難為聖慮其及於此乎 上曰豈無願治之心但才疎德薄耳公曰諸葛亮有言曰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頗

益勵此心日新其德堯舜之聖亦以知人安民為難苟
能知人而任之則安民在其中矣且世無人才之說皆
誣也自古興世之所用卽衰世之所棄也且民生之困
多由贓吏乞嚴其法又請豫儲將才以備緩急又論銓
曺用人之失時愼獨齋金公集在朝將退公上疏言金
某儒林宿德老成端亮士林莫不嚮仰不宜苟循其去
以補新化也　上遂以金公為吏曺判書
庚寅上疏陳戒因乞食不已遂許之朝紳舘學皆請勉留
然公志已決不可回也　上賜對優禮以送公陳戒甚
多而大要無得罪於羣臣百姓舍已從人也 並墓誌

先是公寢疾搆遺䟽命子旉書之至是乃上之略曰丙子
以來絶意仕宦中更禍患備嘗艱難不意　先王起之
田廬致于台司感激　恩命黽勉一出而積釁餘生無
望陳力退伏松楸沒齒爲期逮遇　聖明過被殊渥區
區之心只欲明揚士類振擧綱維以補新化之萬一不
幸事與心違志未少伸辜負　聖明狼狽而歸疾病憂
傷轉展沉痼及至今日大命垂盡再覩　龍顔此生已
矣瞻望　宸極祇增殞結伏望　殿下益勵初服之志
不替好賢之誠登進善類以出治道克修實德以恢大
業丕基我東方億萬年無疆之休則臣雖在九原庶無

遺恨臨簀氣短不知所云 傳于政院曰天不憖遺喪我元老痛悼殊切覽玆遺疏辭意懇惻訓戒至此爲國忠赤至死深篤深用敬歎可不服膺焉予不任悲愴以諭近侍耳 年譜

公在瀋館嘗自銘曰至誠矢諸金石大義懸乎日月天地監臨鬼神可質蘄以合乎古而反盭於今嗟百世之後人知我心以遺戒只刻此文於墓石

公天分甚高而自少喜讀小學書平生受用不外於此大要以持敬力行爲主居家曲盡其道倫理必正恩義必篤立朝則事君盡禮一毫不敢放過 仁祖嘗曰金某

在帷司閫中肅然他人則不然也其進退難易之節一遵晦翁餘雖盖其道自修齊推而進之故本末兼該內外殫盡盖有所不能究也至其所樹大節雖耀日月軒天地而亦其操好聖固涵養深厚自然視死生如寒暑之變作一朝襲取之可比也若論其功則天叙天秩生人之大者也一日隳廢則人獸而夏夷矣當大明之末公以屬國之陪臣隻手擎柱三綱不淪九法不斁夫世之治亂道之明晦雖迫於氣數之乘除常有所不能免而天必生治其亂明其晦之大人以擬其後公豈非其人耶至於 孝宗之初相與利見期以事功則天意若

將以桓文之事任之而公已有吾衰之歎而恭山俄頹矣然空言無施而韓愈氏以孟子辟之禹功何必九合一匡然後人免於被髮左衽哉嗚呼盛哉 並墓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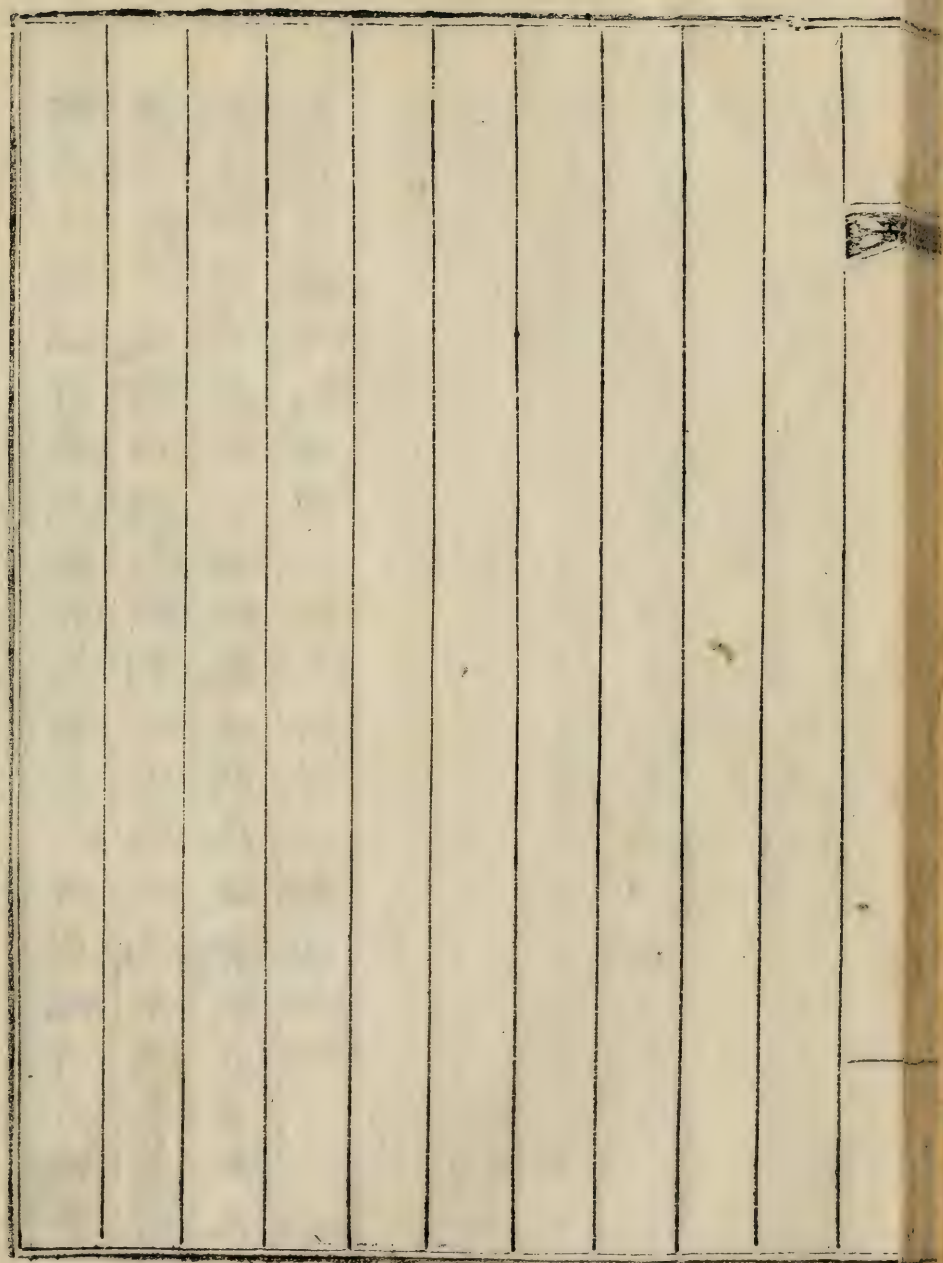
同知公素稱有豪舉又善諧謔清陰自少事親盡禮動靜無違則至於同知公及伯仲諸公少有弛張公必正色箴規不置同知公每聞清陰自外而來雖當諧謔歡洽之際必揮手止之曰吾家御史至矣清陰天性正直類如是

清陰嘗言以巡按御史在端川時有稟定於朝廷者往復幾成數月旁無所帶書冊只得小學一本遂端坐而讀

之幾三百餘遍於是始知綴文製斷法云愚意此老平生酷嗜文章故以此為言然其家行淵源君臣大義恐皆深得於此豈假他為哉 並南溪集記事

或傳禮判金尚憲自縊將死余馳往所寓處則將至命絶面無人色手自解之俄傾又結項旋又救之出見其姪金光炫及其子光燦則出在房外易服標擗如待命終者然余謂兩人曰父兄之死雖出於扶植綱常公輩何至任其自裁耶垂泣而荅曰父兄之事令公所知既以一死自判雖欲救之何可得也余曰父兄之志雖如此公等若盡去房內繩繫之物左右扶持則大監何得自

由俄而吏議李敬輿亦到力救光𤇢等扶持使不得自
決翌日又有欲送胡陣之議故竟不死 丙子錄
政府掌藥官朴時亮嘗於朝會時値路泥着大皮腹以護
靴子冨譯張炫造家舍用附椽皆國制所禁金淸陰爲
都憲囚兩人將治之時亮素獲習於吳楸灘允謙而吳
公與金公交親時亮妻子乞命於吳公吳公曰雖吾子
犯法金公必不容貸何敢圖囑心甚憐之而終不敢救
兩人終受刑訊有一公子造山亭用圓柱聞金公爲都
憲即削而方之盖殿閣用圓柱私家不敢爲也
淸陰金公於柳希奮爲姨兄弟癸亥改玉後柳被大辟淸

陰持布帶欲往屍所成服人有止之者曰此時往哭得無不可乎清陰曰柳之被刑非係悪逆也不過貪權樂勢迷不知悟雖於生時絶跡其門死後親戚無可絶之義旣不絶之則往哭而服之不可已者也 並公私見聞

鄭蘊 文簡公

字輝遠號桐溪草溪人隆慶己巳生丙午進士己酉以薦除 光陵參奉 光海二年庚戌登第歷西司春坊甲寅安置大靜 仁廟反正後拜大司諫吏曹叅議慶尚監司副提學大司憲吏曹叅判丁丑後歸鄉里辛巳卒年七十三 孝宗朝贈吏曹判書賜謚

公生而重厚自爲兒嬉戲出言不凡里中父老咸奇之甫四五歲能行溫凊之事初入學口似吃然伏讀終日輙勝曺窩之穎者及舜象終日危坐誦讀不輟淹貫經史文詞日進林葛川薰見公荒山大捷碑長篇曰他日收

功必遠不但科第而已

丙申丁叅判公憂毁感踰制時倭寇屯南公奉母夫人避兵湖嶺間村氓見其欒欒之容不靳餽粟之分母夫人以此未嘗有朝夕憂難已還鄉卒喪家甚貧無以爲養公至以明鈞孳孳供甘旨夜則爇薪照字露肘腴喫菜根妻子常有飢色晏如也

戊申光海嗣位治臨海獄急公抵仁弘書略曰 殯殿椎釼之說出於無根豈可使主上無故戕天顯之親布粟之謠恐再起於今日也仁弘不聽不悅公始此

辛亥昌德宮成光海移御未幾惑妖滛瞽史說便欲還貞

陵時御所公以正言獨啓爭之强光海大怒卽下倫忘
記曰正言鄭蘊敢以無理不根之言瀆擾擧動之日其
縱恣無忌憚甚矣其令補鏡城判官且不知何人薦如
此浮妄之人生事朝廷該曹堂上推考色郎廳先罷後
推公之去京也沈相喜壽送而執公手曰公得言矣國
將如何並龍淵趙絅撰諡狀
壬子光海策戊申工疏人功公與焉以掌樂僉正徵還公
辭以無功甚力李爾瞻等愠曰鄭某之辭此勳爲國之
不久耶於是公知無奈何惆默而退龍淵撰神道碑
癸丑夏無賴賊徐羊甲等被執遂誣引延興府院君金悌

男謀擁立永昌大君於是辟倪 慈殿者煽而媒孽公卿大臣頗知其誣噤不敢吐一言公一日見爾瞻於衆中責之曰八歲童子安知逆謀聞 慈殿廢尚食抱大君而泣曰汝死吾亦死如有不諱誰執其咎爾瞻勃然厲聲曰藉并 大妃而廢之誰曰不可公即望望而去瞻嗛之次骨俄而公被劾還鄉貽書仁弘極言請罪八歲童子擧朝忍人也且總仁弘出手救大君仁弘不唯不用公言反以爲慍 謚狀

奸臣旣執國柄時事日亂公鬱鬱欲一言感上意以爲徒取禍無益且念大夫人在嘿嘿常自傷一日侍大夫人

具白其所欲盡者大夫人曰勉之母以老母故變其心

公喜甚前年永昌既禁閉江都二月使府使鄭沆陰殺

之聞者莫不憐悲其死於是公乃上疏極言幼稺實無

謀叛狀鄭沆迫之令死此殿下假手於麽悍之武夫也

不殺鄭沆殿下無面目立　先王之廟庭也請追復爵

位許以禮葬布告四方臣庶以昭殿下友愛之本心又

曰璣已死　殿下於　大妃復何疑間之有如有奸細

之徒交構兩宫者宜付有司治之以大罪殿下亦宜恭

為子職務得　大妃之懽心頃者鄭造尹認丁好寬等

首發廢　母后之議以圖其身之富貴為人臣是何忍

也請罪此三人者以正三綱五常之道疏凡累百言疏出莫不失色或有感激流涕者廢主大怒下政院以出疏不沮却上達承旨主納者先罷而餘并推考於是三司請安置絶島廢主曰往者故相李德馨上劄無大失言而三司請按法今鄭蘊上疏具言大不道而以安置科罪無君護黨甚矣三司請按法廢主雖甚怒而惡殺諫者名故令諸大臣雜議必欲假群議而殺之也右議政鄭昌衍獻議爭之而原任大臣李元翼沈喜壽等皆以為不可罪時適有大禮即不鞫以故禍少弛然時議益怒論之以大逆文令館學生徒等上疏請罪而鄭仁

弘亦上劄以爲其言不道必無赦以厲異論者云廢主乃大怵欲庭鞫領議政奇自獻曰鄭蘊不過狂妄不可鞫廢主怒謂曰然則欲不鞫乎曰此非叛逆大罪姑徐之右議政出仕然後議之廢主不得鞫猶按問然後復繫之至七月復按問命安置大靜眉叟許穆撰行狀

公凡在圄者五閱月初就獄時有一老嫗當路祝曰天乎天乎願使賢人無死於獄獄卒亦相戒加敬鄭流亦送人言曰流服公義掐絕不及公丁好寬見公疏亦曰吾不免千古罪人遂日飮病死及公出獄都人聚觀街巷成羣車爲枳咸咨齎涕洟喜公生而悲公謫也當是時

兒童走卒無不誦公名婦孺至緇公疏家傳誦之 諡狀
大靜極南海中窮島自京城至南海千里自出獄并日迫
行六日到南海候風十九日海中阻風又三十八日乃
得達邑最地濕卑下多蟲虺毒螫自春夏之交或淫雨
連月或盲風毒霧一日異變或窮冬不寒或盛暑不熯
風氣與中土絕殊公咄咄曰宜負罪者居之自歸鼓鼓
子公既得罪而用事者益怒曰令三司館學論之不已
其九月焚其疏於闕下
公拘囚海島苦心勵行操守益堅時宋象仁李瀷皆得罪
遷謫至此宋彈碁李學琴以暢其壹鬱而公常讀書於

是證經史撫前言上自殷之末世下至南宋具聞聖人
賢人之困厄憂患心危慮深不失其正者凡五十有九
人輯爲德辨錄以自省又作元朝自警箴以囚徒日給
廩粟苦不繼令僕隷日傭賃取資
癸亥三月　仁祖克大難釋公爲司諫院獻納公居圍籬
十年嘗作圍籬望北斗詩白雲之歌聞者悲之旣出鬚
髮盡白涉海乞先就老母時大夫人年已八十餘矣見
者莫不感歎泣下而大夫人曰今日乃得見吾兒耶執
手笑與語不忍見遠別悲思之色人賢之曰有是母然
後有是子

五月以司諫入謝曰進言曰禮悼與耄雖於其身親犯其
惡不加刑焉鄭仁弘八十耄荒之年被栲刑死恐傷
聖德而實且親戚嫁禍昏耄可哀又自以平日師事罪
人自辭後月有告廢　世子掘地事合司請法公以前
日骨肉之變微感　上心忤羣議即去並行狀
丁卯正月酉聳　上幸江都昭憲世子分朝下湖南公方
家居聞變即日發奔問行遇朝士於途皆言虜騎方橫
雖行必不達　行在公胤子亦固請赴分朝公叱曰觀
望就便非臣子義時大夫士在散者章皆便道趍全州
直赴江都惟公一人舉朝賫歎若楚人之見葉公人心

亦以坐牢於是公上疏首言和議之非及弘立之罪末論賊與我國形勢因劈畫禦賊之策無非實事求是聞者偉之

仁城君珙出逆招合司請罪公力主全恩與副提學洪瑞鳳爭論於 上前副學曰鄭蘊新從草野來未知珙蹤跡故如是耳公曰設或逆謀已著閨門之內以恩掩義可也 上頷之曰大司諫之言是也並諡狀

大司諫鄭蘊避嫌畧曰前車既覆後車可戒試以前後較之茅與叔孰輕孰重永昌之蒙無知識而出於賊招仁城之跡無疑似而出於賊招孰寃孰不寃乎曩時之請

殺永昌今之請罪仁城果孰是孰非乎若不問義理之當否形跡之虛實而一以賊招而已乎則逆獄之興殆無虛歲仁城雖除豈無仁城 先王之子噫盡之矣又曰殷鑑不遠只在廢朝若使廢朝雖有昏亂之政而不殺同氣不廢 母妃則雖以 殿下之至仁盛德不能一朝居此位也答曰御忠直之論予甚喜悅朝野記聞

庚午春雷震 太廟門外柳樹 上責己求言大司憲鄭蘊應 旨上疏請宥珙罪復其爵封老妻稚兒令出陸結廬於珙墓之下而不絕香火其女子可嫁者擇於士族以禮嫁焉至於長成之子或不可全釋則移置近島

俾免飢寒而死兩司劾以庇逆延平李貴上劄請斬至曰今若不斬鄭蘊則五公子爭立之變無歲無之將禽獸我東土矣 日月錄

甲戌九月上疏論 祔廟失禮曰 殿下追諡之舉已非至當之理而欲以非禮之禮躋祔於 列聖之次昔漢宣帝追諡其所生父母而置園邑入廟則未之聞也哀帝詔共皇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而亦未聞入廟也光武徙四親廟於章陵此則未嘗加諡曷嘗有入廟之議也 殿下不法當法之光武而乃為宣哀之所不為臣不能無憾於天地之大者也宋時歐陽修首發稱親之

議呂晦日之曰邪論請下理古人重繼世之統尊祖宗之義嚴矣臣謂別立廟享無別於宗廟則殿下尊親顯親之道盡矣何必以過隆之禮加於不當加之地乎疏入不下 行狀

乙亥六月穆陵裕陵皆有變大臣奉審啓陳其狀而更曰非震也因雨崩壞陵寢即洪有一反以誣罔得罪於是修陵之節未舉而禮曹消吉以章孝祔廟慶禮先行公以大司諫上封事責大臣之咎又斥繕工提調申景禛禮曹判書洪瑞鳳掩匿災異以負先王之恩而陷殿下於過舉仍論罪人多枉以及佶億健無罪

請哀憐骨肉之命時議大忤兩司交章論劾月餘 上
竟不聽 行狀

秋又有震風變公獻言風拔 社樹 廟木此何等天警
也 殿下宜反躬兢惕召還被譴大臣盡釋言事之臣
庶幾應天以實又曰外人譁言禁苑鑿池方舟盤樂之
漸頻盡 上心審若此大風不足言哉也願 殿下戒
之又曰書曰庶民惟星星有好風好雨民之失所於今
甚震風狂雨殆類之應乎願 殿下賜被灾地今年租
以示優恤焉

後日 上御經筵公入侍請老甚懇 上温諭曰今鄭經

世已死張顯光甚老卿豈可又去仍問卿曽見風灾之酷如此否對曰臣未之見也人皆言辛卯有風灾壬辰亂作冬又以副提學侍講畢進曰時事甚可慮也事若急 至尊避之何處唯以同死 社稷爲心然後國可保矣

丙子二月敵使怒逸朝野方洶公在玉堂上劄條論凡三一曰興衰撥亂之主非英武不足當李綱之言也 殿下猶行素膳徒效兒女子事其可謂興衰撥亂之英乎時 仁烈王后新陟 山陵才畢公深爲 聖躬慮故云然二曰伏節死義之士求之於犯顔中不易之論也

典禮時言事之臣庸非犯顔者乎如此等輩宜急甄叙
三曰畜衛門軍官及訓鍊砲殺正爲緩急用抽精鋭當
敵不可遲也於義州設效死科亦壯軍聲之一助言皆
中端而時議以爲迂不能用
十二月賊入寇 大駕避之南漢城公從焉圍中上箚者
四大要君臣上下背城借一死執不撓大拂廟議並神道碑
丁丑正月二十一日國書稱臣吏曹叅判鄭蘊上疏曰竊
聞外間喧傳之說昨日使臣之行有稱臣陳乞之語此
語誠然乎哉若果有之必是鳴吉之言未知鳴吉 禀
旨定奪而往耶前後國書皆出於鳴吉之手辭極卑謟

乃一降書也然猶不書一臣字名分猶未定也今若稱
臣君臣之分定矣君臣之分定則將惟命是從彼若命
之出降則 殿下其將出降乎命之北去則 殿下其
將北去乎命之易服行酒則 殿下其將服易行酒乎
不從則彼必以君臣之義聲罪致討然則國已亡矣到
此地頭 殿下其將何以處之乎鳴吉之意以為一稱
臣則城圍可解也 君父可全也設或如是猶為婦寺
小人之忠況萬萬無此理乎自古及今天下國家安有
長存而不亡者乎與其屈膝而生曷若守正而死 社
稷乎嗚呼我國之於 中朝非如麗季之於金元父子

之恩其可忘乎君臣之義其可背乎天無二日而嗚古欲二其日民無二主而嗚古欲二其主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臣身疲力弱雖不能以手板擊之而不能相容於同席之間也丙子錄

公聞虜求斥和臣上劄自首二十四日夜半亂兵露刃詣行殿外請斥和臣於是廟堂列書十人將縛送敵營有言于上者曰斥和諸臣皆一時民望如後世議何上憮然卽命止之神道碑

鄭蘊自分必死同鄕人曾有請銘者曰撰製使其孽子傳給其人又題詩及賛詩曰生世何巇險三旬月暈中一

身無足惜千乘余云窮外絶勤王士朝多責國亡老臣何所事腰下佩霜鋒又曰砲聲四發如雷震衝破孤城士氣沮唯有老臣談笑聽擬將茅屋蹄從容賛曰主辱已極臣死何遲舍魚取熊此正其時語 輦出降余實恥之一釼得仁視死如歸二十七日以刀刺腹中流血滿衣衾尚不死羅萬甲往見之則笑謂曰讀古書不解其意今日我之不死雖謂詠死可矣古語曰伏釼而死伏則犯五臟伸則五臟不犯今而後始知伏釼之義略無戚戚之容丙子錄

上聞公刺腹遣内醫救藥又 下教令廣州牧使專意

供醫藥其時御醫之視公創者曰今雖天幸回生後必
成血癰難救公之沒也果然 謚狀
二十九日鄭蘊上疏曰臣之自決正爲不忍見 殿下今
日之事而一縷殘命三日猶存臣實怪之嗚吉旣使
殿下補臣出降則君臣之分已定矣臣之於君不徒以
承順爲恭可爭則爭之可也彼若求納 皇朝之印則
殿下當爭之曰 祖宗受用此印今將三百年矣此
印當還納於 明朝云彼若求助攻 天朝則 殿下
當爭之曰 明朝父子之恩淸國亦知之敎子攻父有
關倫紀非但攻之者有罪敎之者亦不可云則彼之兇

狡亦必諒矣伏願 殿下以此二者爭之不爲得罪於
天下後世不勝幸甚 丙子錄
下城後輿至鄕里歎曰主辱矣臣死已知更以何心與凡
人齒供賦稅食妻子之養乎乃入金猿山谷中披草爲
屋命曰鳩巢而畊山種秫而自給於是國家不用 皇
明正朔故延世換不復近新曆日遯世絶俗花開草長
以驗時序居山中三十七甲子而歿 行狀
公爲人光明俊偉表裡如一與人恂恂愷悌不爲牙角不
爲畦畛不爲斬截矯激全有堯舜與人同底意思至其
立朝廷爭是非謇謇諤諤屹如喬嶽雖自謂舊育不

能奪且所雅言惟在孝悌忠信中而已奧理微言不肯
輕說由是世之見公者皆不知篤實真儒也
公之學耳目擩染於家庭者既不淺淺及其弱冠徧游肖
月川鄭寒岡之門聞退陶李先生之緒餘而淑之者亦
多然其踐履篤實之功則皆自於自得平生以直方大
三字爲一身之符警惕乎本源則本之心經浸灌乎理
義則本之洛建諸老書於性理大全著力最朝夜深而
寢鷄鳴而寤盥櫛定省之外無毫髮念走外對案危坐
終日不跛不倚嘗論先輩人品之不同曰人性有二剛
與柔循剛屬陽柔屬陰與其不得剛柔之正寧失於剛

故易貴乎陽剛君子又曰學者當以心小膽大為一身立脚之地涑手氏平生無不可對人言者以膽大也故公后日受用處多是一節云

年十歲侍叅判公于廬所執奠拜獻一如成人又絶肉以終再朞一如叅判公為母夫人勸之肉不可叅判公於終身之喪雖隆寒必沐浴澡潔公則以紀子不敢同長者浴湯浴氷月遂娛疾塊結腹下為平生患亦不使父母知母夫人素患泄積有年公必嘗泄以驗劇歇及沒之年又泄公嘗而泣曰味與疇昔異是時公六十二廬墓下終三年菜之羹者亦不近口衰絰未嘗暫釋朝夕

拜墓不以風雨寒暑或發服闋亦無濆門之毀人以為

夫夫也雖神明所扶持禀賦之壯固異夫人云

居濟十年經史百家伊吾不輟至焚膏繼晷大易則日誦

一卦以為常於文章最喜孟韓晚好歐陽凡為文辭溟

若不思須刻就千言理勝辭達割裂點綴者不敢竄其

際 並謚狀

其自警箴曰余生之蠢氣拘物汨儳焉厥躬如不終日本

既失矣何往不窒事親不誠事君無義自侮人侮牛已

馬已盡之尚少容或不思今焉五十始衰之時仲尼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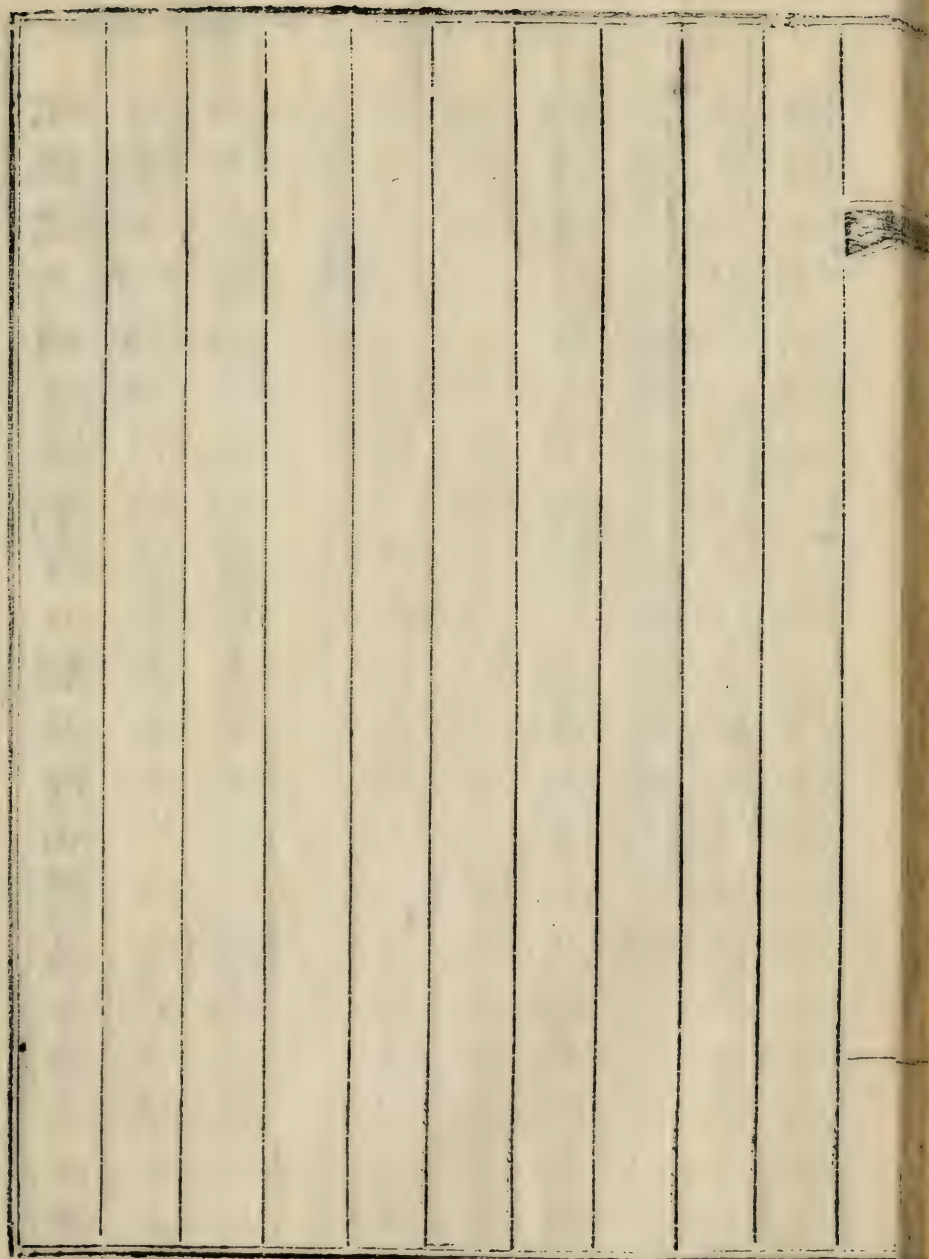
命伯玉知非余雖下品亦受天畀既已知之胡不顧諟

顧諟伊何曰敬而已衣冠必整居處必恭行必篤實言必忠信防欲如城除忿如雪潛心古訓對越上帝未發之前求其氣像旣發之後戒其邪枉動靜交養內外夾持靈臺澄澈方寸光輝允若乎是是曰人而以之患難不失所履以之安樂不失驕恣立脚雖晩改過爲貴聖賢亦人爲之則是春惟歲首日乃元始書玆警詞服之至死

並謚狀

癸亥改玉首被登庸樸直敢言士林仰之爲養出南原府使潤於治郡且有親在堂篤信不以天下儉其親之文不能撙節官儲日空谿谷張公謂桐溪久在南原必爲

不悅者所搆言于朝中以副提學內遷張公受人以德

多稱之聞見錄

尹煌

字德耀號八松坡平人隆慶辛未生　宣朝三十年

丁酉登第歷兩司玉堂春坊舍人官至大司諫己卯

卒年六十九

公自幼不喜走弄不待課督而能自讀書母夫人嘗曰於

吾意無所拂於言無所忤而無一事以貽吾憂是子也

真孝矣

辛丑拜正言嘗抵銓郎洪瑞鳳有一官人公有所請已而

果得之公論以奔競請罷之洪公亦不能安引入先是

副提學申公欽以徽勞驟陞公　啓請改正至是儕流

積前事譁然非之歎曰古之君子同而不比雖親且舊
隨事糾正不容私護今者嘵嘵若是良可慨也遂引疾
辭遞

甲子李适反延平李貴以御營使視師臨津望賊遁還言
者只論其副將韓嶠等公時爲應教見諫院諸公曰若
論失律之罪則延平當爲誅首而公等不敢擧何也有
謂曰以君之力能殺延平乎公曰是何言也當論其可
殺與不可殺不當論其能殺與不能殺也乃與校理李
棨上劄請正 王法以肅軍律 上怒甚斥以謀諂元
勳而臺諫或反以貴知難而退爲得策以爲救解之目

丙寅爲輔德舊例書筵以講紙記　世子課誦生熟以供
睿覽然僚屬例爲回護以生爲熟者多矣公以其宗無
所假借且從容進戒曰讀書不熟則義理難明而無長
進之期矣　世子甚嚴憚之課誦倍熟
丁卯建虜犯境朝議遽定去邠之計公爲司諫入對極言
其非計請斬首倡邪議者又陳　親征扼江之策時賊
報日急　上卒幸江都公從行大臣勳貴多側目視公
者而公論議益激勵不少屈虜使劉海來求盟　上召
公卿臺諫議之公進曰自古禦兵之策和爲最下然必
有兩國相當之勢然後講和息兵者或有之矣今者賊

兵長驅如升虛邑我不敢出兵以嬰其鋒徒欲乞憐於彼如是而和事得成者未之有也況盡一國之財不足以充其慾歷萬乘之尊不足以副其望日後之事將有不忍言者臣欲罄所懷哽咽不能盡達 上反復諭以不可已之意諸大臣亦復依違公厲声曰諸公平日受恩寵享爵祿惟恐不厚及至今日乃不能奮身報國而顧欲導君父與犬羊抗禮獨不畏萬世公論乎李貴崔鳴吉等盛言弱強之勢以為必須忍辱可以保國公曰自古主和者例以此言熒惑時君今日貴等之言與宋汪黃秦檜前後一轍也 上竟接虜使升座辭氣悖慢

公不勝痛憤退與同僚抗論請鳴吉禦魅又請誅降將
弘立等皆不省公慷慨不已復上疏曰今日之事名雖
和實則降也 上大怒下政院曰某疏中降字凶慘問
啓政院啓以不可問之意 上曰尹某敢以降之一字
陷君不測而爾等如是掩護今日人心不難知也爾等
雖以降字不爲怪而於予身則極重不可超視公詰政
院啓曰臣目見君父受辱於犬豕忠憤激中言不知裁
請伏斧鑕以絕舊義討賊之議玉堂上箚申救 上曰
尹某之言極駭而爾等如是稱譽爾等俱以有識之人
臣事降虜之君不亦羞辱乎又下政院曰某以降之一

字勒定予罪名為萬民倡所當拿問而姑先削官付處
政院繳還荅曰啓辭良是予宗過矣然猶 命遞職兩
司交爭乃命勿遞
持平趙絅歷數勳宰之罪而稱公可與日月爭光於是勳
宰競起攻公以自解公自和成之後每拊膺長喟至是
衆怒益嘐遂決意去國五月還鄉里八月除議政府
舍人時議指不仕者為悉誹親舊多為公危之公不得
已還朝時有告橫城李仁君叛 上曰尹某搆成君父
之罪名傳播遠迩使草野稱亂公遂謝病遞（並宋尤菴時烈撰行狀）
丙子二月公以大司諫遇灾上疏其略曰今日之天怒極

矣擧國之人遑遑汲汲而　殿下深居九重群臣無敢
見者上下沓沓莫之知惧自古安有如此而國不亾者
乎夫承獘政者不可守常道拘小節者不能成大業今
日若不大警動大作爲痛革因循之習則必亡救於亂
亡之禍也臣前日請停廟樂非不知廟樂之難撤然而
必以廟樂爲言者廟樂已撤則御膳必不求甘御服必
不求美内帑内需不得不出宦官宮妾不得不减進上
可罷貢獻可除推此以往則百爲浮費一切蠲省而轉
危爲安在此一着也何以言之今日畜存之策只在保
民與養兵祭祀御供一倣中朝之制罷外貢而市買以

用如太官之麓窰漁箭尚方之織造工作並皆停罷以
法主篋蔡囊短褐之感德宮嬪掖房用復古制以省収
布貢薪之費此外凡所以節儉省約者皆自 聖躬始
內而勳戚所占公田山澤之利諸司大小私俸之濫一
啟之度支外而各營列郡縣斂冗費苞苴饋獻之類次
第釐革則財用有道而民得蘇息矣臣聞八道墾田五
十餘萬結度支歲賦米不過十四萬碩恒費居三之二
用其仂以代常貢必有餘裕稅外凡傜既盡除然後一
結田賦五斗米一疋布以為養兵之資食不足不患矣
又就諸道軍額簡其精銳擇其將領贍其衣食習其技

藝明其賞罰勝兵可得七八萬兵不足亦不患矣（金清陰尚憲撰墓誌）

虜使龍骨大等以蒙古人來蓋蒙古要我共尊虜為帝也太學抗疏乞斬其使玉堂上剳継之上　下其議于廟堂廟堂以為義當斥絶　上意遂決虜使惧誅遁還於是朝野洶惧　上亦深以為憂而廟堂泄泄公慨然上疏曰今茲醜虜肆然以悪逆加於我既不售而啟若不甘言愚我必鴟張豕突惧我以兵若不及此時明目張膽竭力自強一朝蒼卒終未免聽其所為則今日之抗義峻斥適足為空言宗禍之歸今之急務莫先於輕徭

薄賦慰悅民心而其本宗在於蕩滌浮費更張宿弊而
已臣前日已陳此意而至於今日事急勢迫不暇緩聲
願　殿下亟將罪己之辭哀痛之敎上告　宗廟下諭
中外首停　太廟奏樂　陵寢瀆祀次出宦官宮妾內
需帑藏至於　進上貢物柴炭方物悉皆罷革使八路
之民曉然知　殿下之志然後親御國門日討軍實而
申儆之勿復以燕閒之心姑息之計有所撓害則人心
感奮士氣百倍矣行狀
八月又上劄曰臣之前日所言陰雨之備也今則禍少壯
者次發宗室百官之才俊者次發儒生次發吏胥次發

市民次發公私賤則國都之中可得數萬人四方選兵
亦用此道先發豪門盛族後及小民則孰敢怨咨孰敢
規避如是則十數萬精兵不勞可得罷備邊司而去遙
制之害撤江都之備焚行宮而進駐平壤以示必戰無
回避之意則忠義之士贏粮景從兵不徵而自集食不
求而自聚軍容盛壯風釆立變孰與畏約無窮卒以禍
終哉墓誌
先是 上以災異特罷朔膳進上中外胥悅而廣尚監司
沈演旋請復設顯有導諛之態申景禛典兵十年怠慢
不職私用兵粮公擧劾兩人之罪 上以演爲不識時

尚以景禛為國家長城公之前後所論旣與時議背馳
兼以勳戚側目流俗訾謷而　上心顯加厭薄之色公
自夏初已有目疾至是轉劇又念時事無復可望屛伏
私室不復與聞國論矣
十二月十四日虜騎猝薄都城　上發向江都未及出城
遂自南門回　駕幸南漢城公獨與子文擧力疾追赴
夜分乃達　行在翌曉　上復向江都旣出城還入上
下惶惑不知所出一面議走一面議和無以備禦為意
者公亟欲面陳計策而病不能起即條若干事件令文
擧呈于體府大槩以為和可成走可得繕衛守備固無

所妨城中見粮甚少而城底兩倉所儲甚多今朝士從
者以千計而各有奴馬衛兵又不下數千若就兩倉分
給料料使之自馱則一夕所輸足支數月矣且京城武
庫兵械以萬數目今賊兵先至单寡又姑為和說宜急
遣數百騎輸載而来則無不及之患矣體府然之而不
能用既而山城受圍士大夫素為士論者盡忘其疇昔
之言而其所主和議者攘臂作亂攻斥公不遺餘力公
疾亦屢瀕於危退伏斂跡而已
八城之初虜書已責送春初破盟之臣一兩人朝議欲從
其言　上不忍許及丁丑正月事日益急朝議必欲遂

行前訐又有倡言者曰事至於此人臣分義豈敢晏然
遂下令使客自首於是金清陰尚憲鄭桐溪蘊首出請
行公子文舉以公平生遇事無所回避而且以自首之
令初非 上旨恐公不當首而首徒為當事者之甘心
故諱不以告公適自外客聞知乃大驚責讓文舉即使
僕負諸 行宮請自行文舉泣請曰此事非出於 上
意何必自墮奸人之計乎同舍諸人亦力止之公曰事
至於此何必苟免軆府又脅問文舉曰春初敗盟者爾
須一一明言不然則爾父不得脫矣文舉不得已遂舉
五六人姓名公聞之驚起曰汝何忍為此汝雖欲貰汝

父汝父其背苟免乎假令得脫何面目立於世乎我必
往而自當不累他人為也遂奮身復負諸體府文擧復
號泣請止不聽倡言于體相曰終始斥和惟我一人令
執其父而脅其子胡辭亂語何所不至而欲取信於此
使諸人橫罹乎今日之事獨吾當之俄而聞江都陷沒
大將申景禛等慫慂軍兵露刃　行宮請亟出斥和人
朝士從而煽之變將不測於是體相入啓　上前曰尹
文擧所告及自首者並十人文擧亦自請行令將縛送
矣於是知舊皆就公哭訣公從容留別飮食言笑無異
平日父子整理行具以俟之臺閣力爭之且言於體府

曰縱不得已虜書只請一二人而必欲並逮多人獨何意歟體相曰取捨爲難故也最後獨以尹集吳達濟二人應虜求

上還都公入城待 命 上語宰執曰丁卯尹某以予爲降去年請焚江都令乃如此皆某以言譏之也時都城殘破極目傷慘將士怨謗無所歸咎請武弁因而激之曰此皆士流斥和之致乃奮臂揚言曰此輩十數人必梟示可以少謝人心朝士之不悅於公者從而和之事將不但已一日 上召公卿以科公等之罪遂以公爲首 命配遠地兩司爭執乃有末減之 命編配忠清

道永同縣

公至配所杜門謝絶人事常曰使國事至此皆余之罪其衣服衾枕皆用素縞一如居憂者居常仰屋咄嗟或中夜惕然傷歎達朝不寐未幾蒙宥而以　天怒未霽不敢遽還田里戊寅八月始啟尼山謂家人曰我當守死於先壠側遂就墳菴居焉議者謂公行遣未久特蒙原赦不可不啟近京輦以露謝恩之意且以諸子廢擧跡涉汚穢時事傾危恫喝之言左右沓至公夷然不以為意乃曰七十之年兩目俱盲此生有何願惜謂諸子曰豈以老我之故苟趍榮途惟當屛迹耕耘以為命而已

至於死生禍福天也時虜犯　天朝以我人為助公曰
前日城下之擧寧有可諉至於助兵之後則無面立於
世矣自此之後絶口不言時事牢卧一室不出户庭
己卯夏忽感疾公自度終不起亟招在外子姓命子弟操
筆依遺書曰父妄論時事得罪君父死後喪禮不宜從
厚斂以常衣不用公服有棺而無槨葬於先壠下勿為
新卜以為徼福之計勿為石物只樹短表書曰某人之
墓可也
公少孤以不及致養常為至痛奉母夫人雖在家食之日
必營甘旨及取科入仕惟以便養為急力求郡縣親意

所欲不至害義則無所不從某尹全州奉寡妹以行曰
昔吾得郡爲親而喜今莅雄州欲養誰爲雖知法所拘
者而情不忍已也其所以奉養一如大夫人而無損焉
遇宗族鄕憐無問貴賤必盡誠欵削衣䘮食以羨相周
吉凶之需周旋計度無異己事故所至州郡其来如歸
有求必應人或疑其太過公歎曰吾宗族裏曾祿于朝
者惟我而已我若恝視其窮餓而不恤則雖得廉約之
名顧祖先均視之心如何且居官之道苟不自肥則雖
以與人而人必恕之矣並行狀
北靑遞還時李爾瞻謫北放還遇公於道致慇懃公惡其

為人到京絶不之通及李柄用韓纘男以鄉里舊將李
意每来餂公公正色不應
龍洲趙絅撰墓碣
公剛毅有大節自少力學篤行常懷經世志數上書論事
皆國家所以安危存亡之故然終於無所合以卒余嘗
論天之生才若有意於用世而合者小不合者多或始
進而終擯或貌恱而心忌生不能益於時死乃有名於
後抑何歟不肖之徒懷奸誤國而腐高位享厚禄者肩
常磨獨賢者忠者常疏遠不親而反有視之若仇怨嗚
呼豈盡天意耶
公語未嘗極人過失至論義理之辨先定於內奮不顧身

錐人主之威亦不能奪當急遽造次之際精魄益壯發
謀出慮高於平日慷慨揮涕觀者竦動爲文根抵道理
遇事論列辭直理明一時號以文詞稱者有不如也平
生所爲章奏切於君德時要者甚多誌並墓
公自丁卯以来隱危憂傾溺呼䝉赴不遑食息顧以爲人
君必先去己私然後可以責勵臣下故必以發禁錢調
内帑爲言必藩維壯固然後人心不惜故必以鎮宿衛
赴邊城爲請此則朱嵩齊建炎之策也必無偷安畏縮
之心然後可以鼓士氣振軍聲故力陳棄江都駐平壤
之計此則陳應求去臨安撫建康之謀也振肅綱維修

明軍政李伯紀中興之設施委任閫帥中無專制陳邦
彥淮泗之謀猷也然邦本鞏固然後國事可爲故每汲
汲於節用蠲賦以紓民力宗出於張魏公一意於伐賊
而亟以生靈爲念之意也至於所謂　天朝不可負皇
上不可欺此則天經地義亘古亘今之大倫大法而春
秋以來至於朱子之所以維持防範於天下者也世之
人盖甞慨然於前世之晦塞而聞公之說則顧爲目前
利害所蔽群非衆怒之不暇豈不可慨也哉然公自信
愈篤前後十餘年間事變不同而所守一說如出於立
談指顧之間初發於戊辰而見阻毋論於辛未而未售

及夫國勢已去不可為之後猶且係心春顧尚不少
渝慷慨流涕懇叩反覆以終其身至於屬纊之際尚有
清中原濟此江之吟非其稟賦之正持守之確烏能及
此哉
世之人自謂正直銳於論事者一進再進而不報則鮮不
急而却步矣况震薄於雷霆之下出入於人鬼之関而
其有不解而退者乎公之愛君憂國之誠可謂天性或
疑公不揆國勢而斥和太執横拖強胡嗚呼余固難言
哉丁丑朝家罪公者以此也然公豈空言斥和者哉足
食足兵以為保邦之本節省浮費以為足食之本溯而

上之罷　廟樂減祭享　御供亦有不憚而盡言者無
論血誠之質鬼神而微亦不踈矣不知當時宰相能白
用公策如魏相之於趙營平者乎不能用公言什二三
而事敗則遂要乾沒者鼓吻而挾見讐者媒孽其短此
陸敬輿胡澹庵之目殆不瞑於地下矣墓碣

李安訥

字子敏號東岳德水人隆慶辛未生 宣祖三十二年己亥登第歷東萊府使慶州府尹承旨江華留守咸鏡忠清觀察使兩館提學遴廉勤官至禮曹判書階崇政丁丑卒年六十七

公天資茂異甫齔博洽墳典詞藻溢發薦紳傳者藉藉稱神童出試泮宮先以才自許者見公至皆指手斂避曰是總角不可當 先祖留意文事嘗問胄監諸生異日可柄文者以公名對 上即手書御座時人榮之爲端川郡守郡有銀穴前政率以玷累去公潔亭奉職擇

謹舊吏任之目不視簿書扁所坐軒曰不易心暇行學宮課授諸生文義設養老宴一境讙謠治理流聞擢拜吉州牧使言路以躐致枳之

爲東萊府使府爲東南都會館待倭人商旅湊泊居民稠勉彊爲弊藪公儉已利民人情胥悅倭自逆酋秀吉死後復乞通好至是送使到京迫請上京朝議欲勿許又恐失望怨恨使宣諭使諭止之公乃以詐中其忌諱倭即聽諭馬島有歲遣船公費甚鉅公聞于朝裁定過半歲省度支賜賚饟餉千萬以上抵此賴之（並金清陰尚憲撰神道碑）

丙辰海州獄起先海親鞫公時爲承旨心傷其冤每入侍

輒告病歸院而過問對以不知力求外爲江華府使用
政院時叅典禮恩加嘉善階又以江華爲保障陞拜府
尹委以行都營建之役公靜以治煩民不罷焉 李白軒景奭撰

謚狀

癸亥 仁祖反正連拜諸寺叅判皆辭病會濟州缺牧使
公求之先是翊戴諸公微告公以謀公辭焉至是又求
遠惡州公意盖欲自效而時議以爲怨望又公嘗以特
進入侍言反正乃千載一時而是非不公賞罰以私仍
多有指斥物論甚譁適廢世子跳出持論稍緩者輒被
斥或微諷曰公將力主此論乎當擬公以諫長矣公笑

謝之於是搆扇並興謂公不能無貳心遂伺其動止

皇明遣行人到毛營査問國故大臣擧公齎對以進會

李适叛 廟社播遷難已有言公在毛營時言有不韙

遂執對毛伴尹毅立質明其不然謂其言皆憂慮所發

事將不測止配北荒有近臣儒生相繼訟寃二年而量

移洪州（宋尤菴時烈撰墓誌）

丁卯寇深駕幸江都大赦公追赴行在士民聞公至爭來

勞問街巷塡咽且上書陳公已績 上亦親見行宮供

張諸具皆公莅任時所儲內善之々何起公復授江都

留守秩滿仍任

壬申以副价奏請 章陵追典時海路多梗當行者相袪祈免公不顧促裝前赴在海上累遭颶風堅卧不動賦詩不輟舟中恃以爲安宿戒左右禮部若如此問可如此對至京果然一行皆伏公曾於神宗朝以書狀官賀節中國人固聞公詩名亦有傾蓋願交者相與居閒奏復無闕亟完封典雖舌人老猾貪緣乾沒者無所容其詐竟以橐中餘金累千還度支復 命大悅須慶行賞超階正憲賜臧獲田土辭不許（并神道碑）

公自少慷慨有大志嘗曰士得志則濟一世不得則老一壑豈可乾沒終身哉有甲第名園在漢師南山下公視

若籠洲未嘗數千淹常嘯傲江舍亦多在松楸盖不忘平生言也伯兄早沒有二孤女仲氏口多而資薄公經紀二房終始無替其婚嫁細大無不躬莅平生親有析給財産公一不留悉以歸之兄子棅使奉其祀又舍南山茅宅以居之三從弟二人流丐爲僧公取歸冠顚而舍業之吏事精密置水不漏觀者病其繁絮而公則常自整暇食儲帑藏必充溢於始至然不以奇羨自衒與吏民不爲喫濡而必有去後思墓誌

昞後與夫人家産甲一國公怵焉若未之知也田園蒼赤之在外者一不經理徃徃反爲他占或爲人妾御者即

畀之不取價或毀其跡於家政公慨然曰吾非放誕不
事事顧先業田丁甚廣若欲齊整鈎考摘隱當費籌筆
之勞幾如一郡治也吾出理公務八討文翰何暇治此
事乎 李澤堂植撰行狀

爲布衣時與鄭古玉碏權石洲韠輩觴詠湖山如尹月汀
根壽李五峯好閔諸名公以詞宗巨卿皆折輩行許爲
少友既釋褐交將甚簡恥爲形麬倚詞場文會雖有親
朋其於追逐比周意實退然投閒抵隙動被居古者由
此也 諡狀

其按湖西男栖死於汚川聞其母將奔哭使之逆諸途促

使歸曰吾方按道不可令妾婦入吾界也其峻截無私如是 行狀

立朝以來　國家多故每低徊冗散未嘗有一橫議近一匪人及末年慨歎時事至於流涕謂子侄曰事已無可奈何但勿附和議以全名節而已

少時讀書必以萬遍爲率嘗曰書不萬讀文不入神我惟我祖容齋公是師焉 幷墓誌

爲詩沉思精意蘊蓄以發之猶恐不完美編示知友必待章安勾適人人厭服然後乃已稍不滿意棄去不錄故篇篇鍛鍊如千百首選一首尤工於近體蓋此論我中

業以上至 宣廟之世詩最盛而歷數諸家罕居公

右者_{神道碑}